

麓 山 集

冰瑩女士著

光 明 書 局 刊

---

---

一九三二年十月初版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

---

上海四馬路太和坊  
光明書局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二六七號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 目 次

I. 關於麓山集的話 .....	1
II. 愛晚亭 .....	17
III. 不自由，毋甯死! .....	22
IV. 一頁日記 .....	29
V. 望斷天涯兒不歸 .....	36
VI. 紀念我們的七姪子 .....	47
VII. 星期六的晚上 .....	73
VIII. 二兩豬油 .....	82
IX. 湘鄂道上 .....	94
X. 麓山掇拾 .....	101
XI. 海上孤鴻 .....	159
XII. 偉大的前程 .....	170
XIII. 重上征途 .....	182
XIV. 對面的隣居 .....	195
XV. 獻給我夢裏的莉妹 .....	204

## 關於麓山集的話

冰 瑩

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們看到這部東西的時候，請不要有什麼希望，因為這只是我生命史上的一點點痕跡而已，在裏面找不到醉人的葡萄酒，或使人興奮的‘瑪琪’針，僅僅只有一點點生的痕跡，呵，這是多麼值得紀念值得保留的一點點生的痕跡呵！

爲了便利於我自己寫介紹文起見，我將編好

了的計劃改變了，本來我是分類的，但後來覺得寫文章的時間相隔太遠，而且僅僅十餘篇文字也無須乎來這麼大的規模——分類。爲了我想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劃出來說明我思想的轉變，因此我覺得每篇文字都有說明一下的必要。如果讀者諸君買了這部東西的話，至好是請你們先看這篇，因爲這篇是整個的這部書的綱領和說明，看了之後，下面的文字就一望了然，否則，你們一定會感到不便，甚至有點莫明其妙，不知書內寫些什麼東西的。

文字的秩序，我是依着寫時的年月爲先後的，諸君看了第一篇，或者就會感到失望，不高興再繼續看下去，但是這沒有關係的，愛晚亭是六年前的作品，而且那是在一種特殊的心境下寫的，因此有點牢騷的味道，其實到了不自由，毋甯死的時代，冰瑩已經不是寫愛晚亭時代的冰瑩了。

在過去我的確太 Sentimental 了，寫的東西常常根據我的情緒而轉移，比方心境好時，情緒緊

張，寫出來的東西自然能使人見之興奮，但到我感到“一切不過爾爾”時，於是寫出來的東西也是“懶洋洋”的了。我自認過去有時理智的確戰勝不了情感，往往有悲觀的傾向，但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我便改變了我整個的人生觀，我不消極，不為情感所苦，即使受到最大的心的創傷，只要我一想到我所負的使命，我便可以拋棄一切，忘去一切而奔向我光明的前途！

記得那時在日記簿上，我曾寫下了這樣的幾句歪詩：

消逝了，憂鬱的，悲觀的過去，

新的生活從今天開始創造，

新的人生從今天開始探求！

過去的一切埋葬在麓山深處，

而今只以我活躍的生命，

貢獻給：

偉大的革命之神！

＊

＊

＊

回憶起來也的確太有趣了，一個十餘歲的孩子居然在心裏也會愛起別人來，但是上帝知道我那時是怎樣地純潔，沒有一絲毫的私心。我愛他，但是不願他知道。我寫了許多的抒情小說，散文和詩，這些至今還保留在我的箱內，因為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情感流露，我覺得特別寶貴，所以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帶牠們做個“隨員”，一九二六年的冬天我離開長沙到武昌去時，什麼都沒有帶，只有幾本文學方面的書和我寫的這兩部詩稿和文稿却隨着我到了武昌。次年回來，我存放在學校的行李書籍，作文簿，五六年來的日記通通沒有了，這時我倒悔恨爲什麼不失掉這兩部東西，不然一切都完結了，免得我到現在還帶來帶去。

愛晚亭，這篇短短的文字是在陪二哥養病時寫的。那時他患肺病第三期，在湘雅醫院每天要吐三四痰盂的鮮血，經過四十餘天的打針和吃藥後才慢慢地痊愈。因爲麓山的空氣好，于是就租好了劉崑濤的慕廬養病。

因為我是他的特別看護，所以從早到晚我沒有半點鐘離開他的。忽然有一天我看見他睡覺了，二十餘分鐘後還沒有醒來，於是我一個人跑到愛晚亭玩去了。

我完全成了一個瘋子，我像失戀的神經病者，我忘記了二哥醒來要尋我的，我只是以一種異樣的心境在享受自然，希望自己“化歸烏有，”一直到天快黑了我才回去。

“鬼妹妹，你到那里去了？真把我苦死了喲！  
裔族到處都尋遍了，找你不到！”

二哥這樣流着淚向我說，我也伏在他的身上哭了。

晚間我寫好了這篇短文給他看，他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說：

“孩子，這是首多麼美麗的散文詩呵！”

因了他的慫恿和鼓勵，以及火花的編者程少懷君的催稿，終於將牠發表了。當時也曾得到一般讀者和二哥給我一樣的好評，但在我的內心裏至



今還感到惶恐，我不知那時怎麼會丟下一個躺在床上的病哥哥，而只顧自己去‘發神經病’？

“不自由，毋寧死！”也是一九二六發表在火花上面的。那是一封通信，文中的主人翁婉芬可以說就是我自己，秋萍，就是我前面寫着的「他。」不過這裏的他不是像我寫的那樣勇敢的男性，他和我很好，在我寫文章的那時，的確他在我幼小的心靈裏要佔一個位置，可是後來我發現了他的思想是與我分道揚鑣的，於是朋友的關係就從此斷絕了。

這的確完全可以代表我那時의思想和苦悶。爲了母親的愛我和我的愛她，我只想到自殺而不忍遠走高飛。我知道如果向家裏提出離婚，是萬萬辦不到的事，除了走，就只有死的一途。但同時又感到這樣犧牲，是沒有意義無代價的，秋萍的話，正是我自己的矛盾！我在情感與理智的交戰中過了數年的生活，以前還不要緊，到後來家裏逼着我一九二六的冬天一定要我回去完婚的時候，我更

墮入了苦海。但最後還是理智得着了勝利，我終於在發表那文章的第二天便離開了長沙，走到武昌，投身革命的洪爐——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去了。

我在這時除了出發時的從軍日記而外，還有以前寫的五六篇關於學校生活及婦女運動方面的文字，這些是發表在革命婦女上面的，現在自然找不到了。

爲了生活而寫的短文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至少我有十餘萬字，但從來沒有用過我的名字發表，到現在也找不到了，（因我生平寫東西不留底稿的！）只有幾節與我的生活直接有關係的文字，我從報紙或雜誌上剪下來了。

一頁日記，雖然是那麼簡單而平凡，但是親愛的讀者諸君，請不要忽略了我的深刻的悲哀！那時我除了自己在女師大上課外，還要參加幾個文化團體的工作。每天忙個要死，到晚上兩三點鐘還在點着臘燭寫文章，或看理論方面的書。爲了生活的不能維持，（讀者諸君想已知道我那時是維持幾個

人的生活呵!)兩個朋友讓出自己的功課給我教。我最初去大中中學，得到的印象是如此令我悲哀，第二天去安徽中學就比較好了一點，因為我有了新的希望，我覺得和純潔，活潑，天真，有血氣，勇敢的青年們在一塊生活，是有特別的興趣和意義的，我幫助他們成立讀書社，組織圖書館，以後不但沒有苦悶，反而覺得教書是有趣的事情了。

那時雖在一種苦與樂的混合生活之下，却也常常想起我幾年來沒有寫信給她的母親，望斷天涯兒不歸，正是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寫的。發表在北平民國日報的副刊上，編輯是位認識不久的朋友張君，他因此得了‘過激’的罪名而撤職了，其實這還是封很情感的信呢。

紀念我們的七姪子，比較寫得太亂而且太長，但這要聲明的，因為不是一次寫完的，所以結構比較複雜，全文沒有統一的精神，因為環境的關係對於她的‘偉大’處也不能描寫，只是記下了一筆瑣碎的帳，這不但對不起七姪子，對不起讀者諸君，

同時也對不起我寫這篇的初衷！

‘姪子’即孩子，是我們湖南的語尾，尤其在長沙盛行，三哥就是我，因為我在七個人中是行三，我不高興人家叫我姊姊妹妹，所以她們都叫我哥哥，爲了這我的三哥會寫信和我辯論，他說男女平等決不是指形式而言，明明是女的爲什麼要做男子呢？

其實我並不是要在男女的稱呼上爭平等，而是我自幼就喜歡人家叫我男孩子的原故。

星期六的晚上在我自己讀來是一篇很深刻而有趣味的文字。筱和雲都是我的好朋友，因為我們常在一塊的關係，也有人笑過我們是“三角”，其實我們要不是爲了工作的原故，也決不會好到這個地步的。

她們都是很天真的孩子，雲和我同寢室，她的床和我的對面，早晨和晚間總要叫無數聲“兵哥，兵哥”！我們常常因了沒有錢而措廚房的油，明明兩個人吃了兩碗半飯，但總說只吃一碗，一碗稀飯

。有時炒一角小洋的香干炒雪裏紅我們要吃兩三天。比這更苦的生活也過過，記得有次買六個銅板的烤紅薯吃三個人，但我們並不覺得苦，因為知道還有比我們更苦萬倍的人，而何況我們經常的生活並不是每天如此窮的。

筱是可愛而又可恨的玩皮孩子，她常常叫我“小鬼，”手掌打人特別痛，我和雲都不敢和她鬧，為的怕她打，她和我在許多朋友中算是理智最強的人，但那晚居然也如此纏綿多情起來了。梅姑娘就是鳳城，我那時雖然很愛他，每次接到他的幾個字的信總要讀好幾遍才罷手。但一想到我應該一心一意努力工作，於是自然而然地不想做玫瑰色的夢了。由這篇文章裏可以看到我的工作情緒的緊張！那時正患着失眠病，但是我感謝失眠給我做了許多白天未完的工作。

學校裏平時寢室不開燈，大家都在自習室。睡鈴搖了之後，只有十五分鐘是亮的，獨有星期六電燈從七點到十二點都是亮的，但也不過亮到十

二點而已。爲了我偷着去開電燈的機關，也曾受過訓育主任的責罵，也曾觸過電全身麻木，唉！在那時我是多麼可憐呵，爲了生活和工作，我竟勞碌得憔悴不堪了！

二兩猪油是一九三〇年寫的。因爲上面的窮，與星期六的晚上有關係，我將牠編在一塊了，這是要特別聲明的。

“三八”過了之後，我便離開北平了，我永遠忘不了走時的匆忙，以及五六位好友爲我當衣服，借錢籌備旅費的一幕別離慘劇，至於爲什麼我要離開北平？這只有我自己和那些與我極親近的朋友才知道。

在武昌我將近住了一月，每天只是看看書寫寫文章賣幾個錢以維持生活。後來因了三哥的勸我回家，而我也覺得有回去一次的必要，于是我走上了湘鄂道上了，那時我不免帶有一點點悲觀的色采，但這只是一時的，而且也只有在這篇文字裏表現了一下，我是爲了受的打擊太大，而又有苦說

不出，所以才感到：“我對一切沒有希望，對人生沒有留戀。”這的確是我的一個短時的苦悶時期。我知道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地黑暗，一樣地不自由，不能生活，除非在我們的世界裏。明知這世界需要我們自己去創造，努力去實現，但小布爾喬亞的根性，還沒有完全去掉，因此傷感也很容易鑽進我的腦海來。

在麓山整整地住了一個星期，麓山掇拾便是在那時寫成的。這東西曾用芙英的名字在讀書月刊上發表過，想必大多數的讀者們都看到了。奇怪，這東西居然也有幾位朋友說我寫得好，其實天知道我是多麼感到大大的慚愧呵！我過了一星期的浪漫詩人似的生活，我和朋友們喝酒，“高歌悠游於山水之間，”我只是寫些開玩笑報告山居生活如何好如何好的信，每天除了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外什麼都不想。這樣的浪漫的頹廢的生活，與在北平時比較起來，簡直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了。本來我不想再收集在這里，但這正是部紀

念我過去的東西，而且有些描寫自然美景的文字還勉強值得一看，所以我放進去了，主要的是我爲了紀念死去了的二哥才去麓山住，才產生這幾篇東西。因此覺得有保存的必要。

海上孤鴻是我去北平取行李在煙台發給鳳城的信，因爲受了帝國主義走狗的侮辱，所以我發了一大篇牢騷。本來還有兩三封可以一併發表的，因我懶得整理，也只好作罷。

回到上海我又有個極短的時間沉在感情的苦海裏了！理智和感情衝突得特別厲害，我一生無論做事，說話，寫文章都是純潔，坦白赤裸裸的，因此偉大的前程便在理智與情感的衝突極尖銳化的時候產生了，這樣熱情的文字，在我的作品中很難找到，爲了珍重牠起見我特把牠收集在這兒。

本來我是要去南方的，後來爲了種種事實問題，只得改去日本。

在東京我的革命的情緒特別高漲，正如在參觀普羅詩展後的感想中所說，我活躍起來了（此文



已由日本的善羅作家藤枝丈夫譯成日文發表在普羅詩刊二三期上)朋友們看了重上征途，當然可以想到我那時的生活是如何緊張。這封信幸而我要求那位朋友交給我保存，不然，早已沒有了。可憐她此時還在過着“鐵窗”的生活，如果能見到這信，又不知她做何感想了。

對面的鄰居是我初從東京回來第一篇寫的東西，那時和竹整天談那個女人，恨她，討厭她，但到最後因了她的失蹤而同情她，這是很自然的事，有位朋友笑我這篇東西有點人道主義的傾向，我笑着回答她：

“根本這不是篇革命的文字，連人道主義都談不到，不過好玩而已。”

獻給我夢裏的莉妹是我和城的生活中一斷片，莉妹就是指他。我的確是個奇怪的女子，無論在怎樣快樂和幸福的生活裏我總感到人生是苦痛的！悲劇的！爲了這篇短東西我自己覺得還可以，所以放在書的最後，其實這樣寫情的文字在我的

所有作品中也是很少見的！

最後，我應當特別感激城！沒有他，這部東西早已被我毀掉了！以前的留下，是爲了想留點生命史上的痕跡，但後來我又覺得可以不必，過去的就讓牠過去好了，何必保存？但城說：“過去有過去的價值，既是生命史上的殘痕，爲什麼不珍重地將牠保存，而現在這短短的散文裏，可以看出你的熱情，你的思想，你的過去的生活和你的人生觀。”

因此，我勇敢地將牠發表了，只是使我有遺恨的，關於紀念二哥的文字始終沒有好好地寫過一篇，不過我和三哥正在想收集他的遺著出全集，到那時也許可以忍住悲哀，含着淚寫點紀念他的東西吧？

嚙哩嚙嚙的話已經說了不少了，但我最後要說句使讀者諸君聽了高興的話，這部東西是結束我過去生活的一斷，也是獻給我死去了的二哥的紀念，從此我將努力創造文學的新生命，再不掙扎在自我的小天地中了！

冰瑩一九三二，六，十七下午五時于上海



## 愛 晚 亭

蕭索的微風，吹動沙沙的樹葉；潺潺的溪水，和着婉轉的鳥聲。這是一曲多麼美的自然音樂呵！

枝頭的鳴蟬，大概有點疲倦了？不然，何以牠們的聲音這樣斷續而淒楚呢！

溪水總是這樣穿過沙石，流過小草輕軟地響着，他大概是日夜不停的吧？

翩翩的蝶兒已停止了她們底工作躲在叢叢的草間去了。惟有無數的蚊兒還在繞着樹枝一去一

來地亂飛。

淺藍的雲裏映出從東方剛射出來的半邊新月，她好似在凝視着我，睜着眼睛緊緊地釘望着我——望着在這溪水之前，綠樹之下，愛晚亭旁之我——我的狂態。

我乘着風起時大聲呼嘯，有時也蓬頭亂髮地跳躍着。哦哦，多麼有趣喲！當我左手提着綢裙，右臂舉起輕舞時，那一副天真嬌意而又惹人笑的狂態完全照在清澄的水裏。於是我對着溪水中舞着的影兒笑了，她也笑了！我笑得更厲害，她也越笑得起勁。於是我又望着她哭，她也縐着眉張開口向我哭。我真的流起淚來了，然而她也掉了淚。她的淚和我的淚竟一樣多，一樣地快慢掉在水裏。

有時我跟着蝦蟆跳，牠跳入草裏，我也跳入草裏，牠跳在石上蹲着，我也蹲在石的上面，可是牠洞然一聲跳進溪水裏，我只得悵惘地癡望着牠很自由地游行罷了。

更有時鳥唱歌，我也唱歌；但是我的嗓子乾

了，聲音嘶了。牠還在很得意很快活似的唱着。

最後，我這樣用了左手撐持着全身，兩眼斜視着繞在蔚藍的雲裏的那幾片白絮似的柔雲，和向我微笑着的淡月。

我望久了，眼簾中像有無限的針刺着一般，我倦極了，倒在綠茸茸的嫩草上悠悠地睡了。和煦的春風，婉轉的鳥聲，一陣陣地，一聲聲地竟送我入了沉睡之鄉。

夢中看見了兩年前死去的祖母，和去臘剛亡的兩個表弟妹。祖母很和藹地在微笑着抱住我親吻，弟妹則牽着我的衣要求我講紅毛野人的故事，我似醒非醒地在覺傷心，嘆了一聲深長的冷氣。

清醒了，完全清醒了：打開眼睛，滿眼春色，於是我又忘掉了剛才的夢。

然而當我斜倚石欄，傾聽楓聲，睨視流水，回憶過去一切甜蜜而幸福的生活時，不覺又是“清淚斑斑襟上垂”了。

但是，清風吹乾了淚痕，散髮罩住着面龐的時

候，我又抬起頭來望着行雲和流水，青山和飛鳥微微地苦笑了一聲。

唉！

我願以我這死灰，黯淡，枯燥，無聊的人生，換條欣欣向榮，生氣蓬勃的新生命，

我願以我這煩悶而急燥的心靈，變成和月姊那樣恬淡，那樣幽閒，

我願所有的過去和未來的淚珠，都付之流水！

我願將滿腔的憂憤，訴之於春風！

我願將淒切的悲歌，給與林間鳴鳥！

我願以綿綿的情絲，掛之於樹梢！

我願以熱烈的一顆赤心，浮之於太空！

我願我所有的一切，都化歸烏有，化歸烏有呵！

淡淡的陽光，穿過叢密的樹林，穿過天頂，漸漸地往西邊的角上移去，歸鴉掠過我的頭頂，嗚呀嗚呀地叫了幾聲；蟬聲也嘈雜起來，流水的聲音似乎也洪大了，林間的晚風也開始了他們底工作，我忽

而打了一個寒噤，覺得有些涼意了，站起來整理了衣裙，低頭望望我坐着的青草，已被我蹂躪得烘熱而稀軟了。

『春風吹來，露珠潤了之後，牠該能恢復原狀吧？』我很悲哀地嘆息着說。

我提起裙子，走下亭來，一個正在鋤土的農夫，忽然伸了伸腰，回轉頭來目不轉睛地望着我——一直到我拐灣之後，他才收了視線。

一九二六春於麓山之觀濤亭



## 不自由，毋寧死！

唉！我的好友，我提筆起來心房就忐忑地亂跳，血液像都循環得集在腦之一部分了！這不但寫信給你是這樣，就是無論給任何人寫信我也覺得有千言萬語總不能訴說於萬一似的。所以我近來簡直連紙筆都不願拿了，因為看見了紙筆就想給你寫信，然而寫起來時却說不出甚麼。英姊，這是甚麼道理，你可以給我解釋嗎？

我所告訴你的那件事，——我決定寫一篇反

抗舊家庭的戲劇——你大概還很記得清楚吧？也許你正在很熱烈盼望我寫吧？但是，好友，老實地告訴你，這東西我已起了三次草了，第一幕的‘秋夜梧桐雨’到現在還沒有寫成，你想我何以這樣愚蠢嗎？是的，愚蠢，我的確是太愚蠢了！這樣一幕材料豐富的戲劇，預備了幾個星期竟還沒有寫成十分之一。英姊，你或者爲了要遮你面子的原故，不說我愚蠢，而歸咎我懶惰也未可知。但是朋友，你須知道，我決不是懶惰，實在因爲婉芬——劇中的主人翁——的命運太多磨了！她所遭遇的事太殘酷了！她受家庭的壓迫，禮教的縛束太深重了！我不能描寫，固然我沒有那樣深刻的手腕去描寫她的痛苦；然而同時我不知受了什麼感觸，總不忍寫出她的苦史來，每回想及她的時候，熱淚便不知不覺地掉了下來！英姊，說到這裏，你或許會責備我沒有勇氣，太憑着感情作事了。本來像她這樣可憐的人——或者比她還更苦的人——世上還不知有多少呢，何況她後來終於脫離了黑暗的家庭，齷齪的社

會，剷除了吃人的禮教，與秋萍盡力的謀救已墮入苦海牢獄中的許多青年男女呢。唉！英姊，你知道婉芬預備自決時對秋萍說的一段話是多麼傷心悲壯嗎？

“萍哥，我爲了要保全我母親的生命計，我不能反抗不和他——李子藻——結婚，同時爲着我們六年來的愛情——高尚，純潔而神聖的愛情，和要爭我的婚姻自由起見，我不能和他結婚……而且總括一句話，爲了要爭我人格的自由，脫離買賣式的婚姻，我也不願犧牲我一生，和他——沒一點愛情的人——結婚。就是爲了你，我也不……，所以現在我的志願決定了！就在今晚——結婚前的第十夜——自己結果自己的生命，使我的母親知道我所受壓迫的痛苦，更使社會上所有和她一般的母親愛護她兒女的生命，允許他們有愛情的自由，至於我當然是父母的逆女，我的罪惡任太平洋深淵的海水也洗不盡！然而我此刻沒有辦法了，我爲着良心的驅使，正義，道德，人格種種的要求，

我不能和他結婚；而母親的固執，任海枯石爛也不能疏通。所以……萍哥呵！就在今晚我祇有做無抵抗的犧牲了！但是你呵，千萬要保重身體，用你的奮鬥精神去喚醒一般被囚在苦海中的男女同胞覺悟，使他們站在同一的戰綫上，向舊禮教和黑暗家庭進攻，萍哥呵，你爲了我的死，也更應該努力去拯救和我同樣受苦痛的同胞……至於我們的愛情如果宇宙不破滅，我們的愛情永久留在人間，而且會和日月般的永久放出燦爛的光輝普照萬物！萍哥，努力你革命的工作，切不要爲我而……”

英姊，婉芬到底是個荏弱的女子，她竟要這樣犧牲她的一生了！她不忍屈服，也沒有勇氣去反抗，她終於將被家庭壓迫而死了！幸而秋萍的見解高明，他的理智勝於情感，他聽了婉芬最後一段話後，不但不悲傷，而且很嚴重的說道：

“婉芬！你不能任意去犧牲你的生命，你要知道我們的犧牲總要有代價，才可安慰我們死了的靈魂，才使我們含笑瞑目。現在你要自殺嗎？真的要自

殺嗎？試問你自殺的原因，是不是因受舊家庭的壓迫呢？你不但不用你平日勇敢的精神來反抗奮鬥，你還願意這樣輕輕的死去嗎？試問你死的代價在那裏？不過開一條使被壓迫的青年自殺之路，對於殺人的禮教，終于沒有剷除，活葬青年的家庭，終於沒有改造，這於你的死是何等羞辱，何等不值得喲！婉芬，以前的勇氣那裏去了？你在報上發表的女子應有的覺悟你不是主張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嗎？你在你學校的學生會中常常鼓勵你們的同學革命——革社會的命，革舊禮教的命——你不是說過：“盡我們的全副精神奮鬥到死，即使我們眼前不能得到自由，也可為後來的青年男女開條自由之路，使他們循着這路走入幸福之宮去！”婉芬，你現在為什麼不拿出你全副的精神，與家庭做最後的反抗，做一個家庭革命的先導者！你要自殺嗎？形式上你雖說脫離了苦海，其實你的罪孽深重，你卸却了重大的責任——青年應負的一切責任——你只圖個人的解脫，不顧無數萬陷在深溝裏的同胞，

你雖死了，也有餘辜！婉芬，在這一刻，祇在這一刻，你要決定你的志向；如果你是愛人類的，是替被壓迫的男女青年謀解放的，那麼你就要挺身出來，將你熱情的火焰，燒盡阻礙你前途的荊棘，將你純潔晶瑩的一顆丹心，做引導的明星，然後以你勇敢的精神去喚醒青年們的迷夢，幫助他們踏上革命之途，脫出禮教之鐵鍊，使每個人都能得着自由，過着永久幸福的生活，這是你的責任，也是一般先覺者的責任。

婉芬，如果你真要自殺，也不應以你尊貴的身體，死在這充滿着罪惡牢獄式的家庭，你應當投身於白茫茫的大海裏，使你偉大的精神與宇宙同化，千古不滅的愛情，由海潮蒸化爲雲，再變成雨，落在河井裏，海洋裏，溪澗裏，使平日嘗盡痛苦的滋味，不能得到半點愛情安慰的人，都能嘗到你甜蜜的愛泉，其實，婉芬，親愛的婉芬喲，我不願你如此，我祇希望你斷絕自殺的念頭！你要知道光明燦爛的前程，甜美幸福的生活，高尚偉大的人生，都是

由奮鬥裏產生出來的，婉芬呀，我們都奮勇地來破壞舊禮教建設的牢獄，建設真善美愛的天堂吧？”

英姊，信太寫長了，你不厭看嗎？但我想你不但厭而且會精神鼓舞的呵！

窗外北風是這樣呼呼地吹，刮得滿室的玻璃窗發出極猛烈，極驚人，而又極悽慘的聲音。這時同室的五個人都進了黑甜鄉裏，度着甜美愉快漂渺的夢底生活去了。我的兩隻腳像浸在冰地裏一般冷，手指也戰慄起來，鼻液也不斷地流下來，英姊，暫時我要停止我的談話了，還有其他的許多話，讓我明早起來再談吧！

十二，六，一九二六，夜深

# 一頁日記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五日

今天起的特別早，洗完臉後，就冒着凜冽的晨風去小甫那裏。

“早呀，小兵！”當我推進門時，小甫堆滿着笑容這樣向我說。

“你剛起來吧？”我兩手互相摩擦着，表示出很冷的樣子。

“起來很久了，我正在等待你來同去大中呢？”



那邊是八點鐘上課。”

他出去叫聽差去了，我像木偶似的呆立在他的桌旁。

“呵，八點鐘上課，再過四十分鐘我就要登上講台充當教師了，第一句話……天呵，上講台去的第一句話，說些什麼呢？”

我想着，全身在發抖了！當我再想到滿堂學生都膛目望着我時，我的兩頰像火燒般紅了起來，我的心在開始突突地跳……

“聽差不見了，我們還是去市場吃點早點吧？”  
小甫還沒有看出我的難過來拉着我就往外跑。

“不用吃了，恐怕時間來不及哩。”話雖如此說，其實我早已飢腸轆轆了。

“沒關係，二十分鐘就可到那里，而且這是第一次去，遲到也沒多大關係。”

在路上我沒說半句話，到了××樓坐下了，我還是沉默着，低下頭在想：‘第一句話說些什麼呢？！’

小甫問了我吃的點心後接着就說：“小兵，爲什麼今天這樣沉悶不說話呢？”

“我難過。”說這三個字時，淚珠快從眼眶迸出來了。

“爲什麼？”他很驚異地問。

“我怕去大中。”

“怕什麼？”

“我沒有做教師的資格。”

“資格嗎？足夠足夠，而且有餘。”

“的確，我太不像一個先生的模樣了。”

“對了，”小甫忙接着說，“這話到是真的，你完全像個小孩，在學生中有好幾個比你大得多，你去要拿出老師的架子來，否則……”哈哈，他大笑了。

“否則，他們會趕我吧？”我像似笑非笑地問他。

“不，他們會欺負你這「小」老師，”小字是特別地說得響亮。

吃完了點心，我不知吃的是什麼，一顆跳躍着

的心一直到上了洋車，到了學校還沒有停止。

生            \*            \*

“這是這邊的代理校長×××先生，這是我介紹來教課的××女士。”當小甫這樣介紹時，我全身都像着了火一般地發燒，我不敢抬頭望他，更不敢望那位頭髮蓬鬆的代理校長。”

“久仰久仰，這次先生到敝校來是很……”

天呵，我那里敢聽下面的句子呢？我是一個一無所長遭盡了世人白眼的流浪者，那里像名人學者般的值得人說“久仰”呵？明明知道“久仰”二字是普通一般人的照例應酬語，然而這兩字之于我，實在是被侮辱了呵。

迷迷糊糊地走進了第三教室，一眼瞥見滿堂立起來的高大雄魁的學生，我駭住了！立刻我的四肢發抖，週身血液沸騰起來，呼吸緊促，心頭亂跳，我站不住了，要不是我倚在牆邊，我一定會倒下去了，我不敢直望他們，在我眼簾中呈現着的好像盡是他們譏笑我的面孔，我害怕了！我要是能變

化的話，早已變成螞蟻鑽進了地洞，或者變一只鳥飛向天空去了，然而我是一個人，一個死板板的人呵。

“×先生是個有名的文學家，××××的著者，……”

聽到了這兩句話我更加羞得滿臉通紅，不能支持了！我像被小甫宣佈了死刑般的難過，我沒有上講台的勇氣了！‘是的，一個文學家，假若是教得不好，那才是丟臉呵……’我想着，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個教室，然而小甫已經下了講台走了。

我不知在講台上說了些什麼話，當第一點鐘的下課鈴叮噠地響了時，我仍舊是迷糊地走出了教室，一切的學生，大的小的都集中他們的視線在我的身上，我不敢抬頭，我只是低下了頭，像墩着磚塊般往前走着。

但是今天的腳像着了魔似的沉重提不起來，我愈想快走，愈不能前進，我的腦後像多生了一雙眼睛，我看見他們在後面指手畫腳地取笑我，……

這時我的腦完全昏了，啊，昏了。

“學生還不鬧吧？”小甫見我走來很慇懃地問我。

“沒有什麼。”我苦笑了一聲。

聽差遞給我一塊手帕，隨即送來一碗熱茶，我持着茶杯，手指不住地顫抖，爲了怕被別人看見，忙轉過頭來看每班的授課表。

“小兵，學生對你的批評很好，他們說你是個學問好思想新的先生。”小甫去外面繞了一轉回來這樣高興地對我說。

“不要瞎說八道。”

“真的！”他睜着眼睛和我爭論，以爲我故意和他鬧，其實我是決不相信在我的愚拙的談話裏會使他們感到‘好的’。

“我先走了，你後來吧？”小甫說。

“不，我們一塊走。”

“怎麼？下二堂你不上嗎？”

“不想上了。”

回來了，回到我自己的學校來了，進門便遇着天惠，她板着一副嚴肅的面孔問我：“上午到那兒去了？不來上課？”“……………”我含着眼淚走進了寢室。

有什麼辦法呢？明知道教書不是件好事情，不但妨礙自己上課，而且連看書寫文章的時間都被剝奪了，在淒風冷雨，大雪紛飛的冬天你也要去，不去嗎？你的生活沒法維持，去嗎？你的學業犧牲了！你的想多看書多創作的志願不能實現，你天天爲了生活，爲了替他人做嫁衣而忙，好像一只駱駝，天天駝來駝去，結果只剩下：疲勞，苦痛……

我不但不感激小甫，我反而要怨恨起他來了，從今天起他使我變成了一隻駱駝，一個苦力，我的學業，我的精神，尤其是我的可寶貴的時光——要做偉大事業的時光，將都要被犧牲了，唉唉！都要被犧牲了！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知道光明的前途就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有永久奮鬥的精神，勝利終久會歸我所有的！

## 望斷天涯兒不歸

媽媽：情感逼着我寫這封信給你。

在朔風凜冽的深夜，在一切人們的鼾睡聲中，  
你決想不到你的女兒會披衣起來，燃上臘燭給你  
寫信，是的，你決不會想到這個上面來，因為你早  
已說過：“她是逆子，無論娘死娘活，她是不記掛家  
裏的。”

媽媽，我也用不着向你懺悔，因為我並沒有做錯事，我要對你說的是底下的話——這些話也許

能安慰你，也許更使你傷感，由傷感而得病，由病……媽呀，我怎好寫出以下的字呢？

我離開你整整地過了五個冬了！媽媽，你大概每到冬天都在念着我吧？而我是很少有時間想到你的。不過今年來，我時時夢見你，夢見你白髮蒼然，面容憔悴。一天的黃昏時候，在一個深山古廟裏，你牽住我的衣裳流淚，我說：“時候到了，我有重要事去做，媽，不要拉住我吧！”你還是緊緊地拉住我不放，我不管你的難受，竟忍心使勁地一摔，脫離你逃走了。撲通一聲，你倒在地下，待我回頭看時，見不着你，只聽到一聲聲淒涼的敲碎離心的擗聲——原來我已由夢中驚醒了！……

✧            ✧            ✧

媽媽，你該記得很清楚吧？那是六年前的冬天，二三哥和我都回來了，姐姐也在家，只有大哥遠去益陽，你說：“他是不聽話的壞東西，願意在外邊流浪，看他老了還要家不？”“人生能得幾回圓？”父親說這話時，我們都靜默地聽着，各人的心弦上



都不約而同的彈着傷感之曲。然而現在呢？媽媽，二哥是離了人世，我是等于和二哥一樣的，雖然還活着，但是何時能見到你呢？媽媽，我們此生還有見面的一天嗎？唉！

★           ★           ★

三哥告訴我，他爲了生活的壓迫，今年也不能回家過年；大哥是早離開了故鄉的，那麼媽媽，今年的冬天，你認爲‘圍爐團聚有無限天倫樂趣’的冬天，將怎樣過去呢？媽媽，父親還沒有回來吧？他的鬚鬚想來長得更深更白了，牙齒大概都脫了吧？他還記念我不？還想用他的皮袍裹着他的愛女，——鳳陀陀，我小時的乳名——唱着催眠歌嗎？提到皮袍，我又難過起來，去年三哥走時，曾留下六十元給我，要我替父親買件皮袍寄回去，並且說：“父親這樣年紀了，知道他還能穿我幾件皮袍？你一定要買回去，不要將錢花了”而我正在他的意料中將錢花了，但是我並不是亂花，是爲的吃飯呵！媽，一個人需要飯吃，這總是正當的，應該的吧！今年三

哥又來信催我借錢買皮袍給父親了，我明知他等着要穿，然而我往何處去借呢？自己一個人的生存，尚且顧不了，那裏能顧到其他呵。我是逆子，媽，我始終是一個不能孝順你們的逆子呵！

我想到你，媽，就要爲你下淚！你太淒涼，你太悲苦，你苦心養大的孩子們，一個個都變成了你的叛徒，到如今，死的死了，活的遠走高飛，你希望‘兒女長成好享福’的夢打碎了，打個粉碎了！媽，這怎不叫你傷心呢？你是舊的腦筋，舊的思想，舊的生活……一切舊的支配了你整個的人生，整個的命運。媽，有什麼辦法呢？在舊的社會毀滅，新的社會建設這過程中，像你們這樣的人是免不了要痛苦的。但這種痛苦並不是你女兒以及那無數萬像你女兒一樣的這類叛徒——你所認爲的叛徒——賜給你們的。媽，不要怨恨吧，我們正在開始創造比你想到更完善，更快活，更幸福的家庭呵，那個家庭實現以後，世界上的人，都不會有痛苦了。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曾經在家對你說過許

多次的。

\* \* \*

三哥前天來信說：“我親愛之父母，何不幸而有此淒涼寂寞之暮年。”我是早就想到了的！媽媽，前年冬天你還寫過兩次信來催我回去，後來我不但沒有回來而且連信也沒有一封給你，因此現在再也見不到你的片紙隻字了。媽，我想你，想我的父親，還有和善的姐姐嫂嫂，天真活潑的姪兒外甥，和痛愛我的姨媽六祖母，我都想見她們，然而，那里能夠呢？連吃飯的錢都沒有，那來的路費呵？

媽，你和父親常說自己是風燭殘年，活一天算一天，其實我又何嘗不是一樣呢？雖然我是個年紀輕輕，身體強壯，精神活潑的孩子，但是舊社會的惡魔，正在張開血嘴，吃這些有血氣，精神勇敢，年彥輕輕的孩子呵！……媽，我說的太遠了還是轉回來吧。

我對你也實在太殘酷了！爲什麼連半個字都不給你呢？我已經得到勝利了，爲什麼還在怨恨你

呢？我不該對你殘酷，我應以殘酷對待施與我們壓迫和痛苦的敵人，媽，我要給你寫信，此後再不那樣固執了。

\*            \*            \*

我並不以飄泊爲苦，四海爲家，那里都可安身，即使永遠離開你了，也不會怎樣感到悲哀，我有我的事業要幹，媽呵，那有時間容許我來思家？

我想你，在今晚我的確特別想你！我恨不能馬上插翅飛到你的面前，倒在你溫暖慈愛的懷裏痛哭一場。媽，你不是對惠的母親說過這樣的話嗎？“我只要見她一面，死也心甘！”唉！這是多麼沉痛的話呵，你是輕輕地說出，而我却重重地受到了心的打擊，我哭不出淚來，我只深深地嘆了一聲冷氣。

“不要難受，只要每月有封信寄回，你的母親也如見到你一般的。”我聽了惠的母親的話，我不敢抬頭望她了。媽，我對不住你，我爲什麼不給你來信呢？我太自私，我對你的懷恨，還沒有消失，難

道我真是個鐵石心腸嗎？不！媽呵，我是最重情感的人，我對人從不會殘酷，只要不是敵人。我想你，我在熱烈地想你！現在我完全恢復六年前的情感了，媽呵，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

我明明知道你之所以對我那樣殘酷的也無非是爲了維持封建關係的原故，其實你的心裏何嘗忍使你的女兒生生地和自己分離，任她在外邊過着流浪的生活呢？說老實話，親愛的媽，我一點也不苦痛，我從沒有感到我過的是流浪生涯，但在你早已覺得我的生活在全家的人說來算是最可憐了！然而，媽，你們才是真正可憐呵！我雖然常常感到物質生活的苦痛，但精神永遠是愉快的，活躍的，媽，你知道我們的理想，你認爲永遠不能實現的理想，快要我們的努力與奮鬥中完成牠最後的使命了嗎？雖然現在的環境一天比一天不同，反動的空氣一時比一時緊張，我們在興奮時連痛快地談話，唱唱我們的歌都不可能，但是我們在每天睡前的微笑是希望明天太陽來到的象徵；我們千千萬

萬的同志們種下的革命種子現在將得到收穫了！燦爛的鮮花快開遍整個的中華了！統治者的加緊壓迫，即是表示革命到了尖銳化的時期，他們的最後掙扎，就是我們的最後勝利的開始！媽，你快活吧，你的女兒寫到這裡，精神忽然興奮起來，她想抱着你狂吻呢。

\*            \*            \*

媽，人，究竟是有感情，有靈魂，有理智的動物，在感情上固然令我想念你，而在理智上分析起來我也沒有非和你脫離關係不可的必要。五年前我之所以毅然決然脫離家庭關係的原因完全爲了你要送我入虎口，你要妨礙我做人的自由，你反對我革命，你擁護封建思想，你明知道我和你相差三個時代，但你硬要我跟你過着封建社會的生活，媽，你想這是可能的嗎？

爲了你妨礙我的自由，阻止我的前進，絕對的反對我的思想，因此我逃走了，正如你所說，翅膀已經長成，我可以遠走高飛了！媽，說到逃走，我又

記起一切的往事來，你那可憐的態度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了。我現在正在寫那時的生活，你等着看吧，媽，我將詳詳細細地寫一部很厚的書呈獻給你呢。

是的，那時是非脫離你去走不可，因為我不逃走，一定會被你趕進坟墓，但是現在呢？我已經得到第一步的勝利了，我要加緊以從的工作，擴大我工作的範圍，事實上我自從脫離封建的家庭後就開始進行我推翻整個的封建社會，打倒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我無時無刻不在艱苦奮鬥中前進着的，我完全認清了我的敵人絕對不是你，唉！媽，可憐你還是個封建社會的被壓迫者呢。你是個有知識而又絕頂聰明的女子，可惜你的聰明，你的知識通通被封建思想蒙蔽了，麻醉了，使你像井底青蛙，只知道你自己的小天地，只保守着你的舊思想，舊生活，那裏想到現在廿世紀時代呢？那裏相信人可以坐飛機上天，毀滅龐大的建築物，殺傷無數的人民只消一顆炸彈呢？又那裏會相信現在

的充滿着罪惡的社會將被不可抵禦的時代革命的洪流沖洗個乾乾淨淨而在無數萬萬的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手中建築起人間的天堂，從古未有的自由平等親愛互助，光明完美的新社會呢？媽，你是太可憐了，要是遲生幾十年也許你和我一樣吧？現在也用不着悲傷，時代註定了你們的命運，環境決定了你們的思想，媽，這時要你走出來革命自然是不可能，因為你年紀老了，而且裹得像紅辣椒一般尖的小腳，怎能在人羣中插足呢？更不要說來到這汽車鳴鳴的都市了。媽，所希望于你的是你能夠了解一點點關於時代的前進和社會的轉變，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革命這些事情。最重要的你不要禁閉你的孫女像禁閉我一般，你千萬不要阻止她們上學，你不要誤解了自由，更不要說我們革命是要殺掉每個人的父母的！媽，我真不懂你的理論來自何處，難道革命兩個字是這樣解釋的嗎？

也許你不高興看這些了，但是我還沒有說出十分之一呢。媽，如果你有回信來，我將繼續的給



你寫信，報告你許多消息，講些你從沒聽過的事給你聽。

寒假到了，同學們大半都回家去，她們要見親愛的母親去了，她們要圍爐享受天倫之樂去了。而我呢？我仍是孤零零地一個人在學校過着淒苦勞碌的生活呵！

人家放假了，我是沒有休息的！爲了生活，爲了工作，我還是整天忙着，奔波着。媽，你能給我一點安慰嗎？我只要一點點心靈的安慰呵……

“雪花飄，  
雪花飛，  
望斷天涯兒不歸！”

媽，你大概又在唱這曲悲歌了吧！

你的叛逆的女兒寫于

一九三〇，十二，十七深夜女師大

## 紀念我們的七姊子

提起筆來我的手就戰慄，心頭不住地突突地跳！想了將近一月要寫的文章到今天還沒實現。唉！七呵！叫我從何處寫起呢？我的淚充滿了兩眼，每次當我想到你時，你的影子就出現在我的前面，於是我放下筆來拉你，有時我流着熱淚拚命地喚着：‘七呀，你來吧！來同我一塊啊！’但是你給與我的是什麼呢？除了眼淚與悲傷而外還有什麼？……

✱

✱

✱

七孃子是我們朋友中最小的一個，一九二六年的冬天C軍校招考男女學生，我們是一同去考的。在F女師時，我們也是同學，因為不同班，所以我們說話的機會很少。自從六一慘案發生後，我纔認識她是個小小的革命家。‘奇怪，為什麼這麼小的孩子也會革命呢？’真的，我那時常和一般朋友談到她。‘哼，她的革命理論恐怕比Y先生還要好呵！’這是易君對我說的話。Y先生是F校最有名的革命老師。

從那時起我便認識了這小小的革命家，雖然那時我並不大，僅僅十七歲。但對她總是慚愧，我總覺得她年紀小，應該是比我少知道些事情的。然而她對革命竟有如此的深刻認識，幹起來時又是如此的勇敢，我欽佩她，我敬愛她，每當她在週會的操場中遇到時，我總對她微微地一笑。自然她很快樂地接受了，而且回給我的更要和藹可愛。她的臉真像蘋果般美，肉的颜色是帶有血色的粉紅，笑起來時兩隻眼睛成一根直線，牙齒是潔白而整齊，

全身肥胖得像羅漢，因此她的外號叫‘小羅漢’，也有時叫她小胖子，又因她姓黎，二哥常叫她做‘泥菩薩’（我們讀泥爲黎音）無論別人賜給的什麼外號，她總微笑着答應。

那是我們在長沙第一次考取 C 軍校的事，凡是有名字在榜上的都要檢查身體，爲了要脫衣服，我們大部份同學都反對，尤其是我簡直做了反對派的首領。

‘不要這樣，你這種封建觀念不打破，還來革甚麼命？’小胖子正言厲色而又帶着笑容對我說。

‘不，難道革命要脫去衣服去革的麼？’我故意氣她。

‘真糟！你怎麼這樣倒亂，我並不是說要赤裸着身體去革命，我是說脫下衣服檢驗一下身體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假若不檢查，你有病怎能去革命呢？而況同是一個人有什麼可怕？……’

不錯，同是一個人有什麼可怕呢？我想清了，我不但自己不反對，而且說服了和我有同樣封建

思想的人，這是第一次受到小胖子的影響，也是使我永不能忘的一個印像，假若沒有她我也許誓死反對脫衣，那時我一定會被取消覆試資格，一定會參加不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也不會認識和她一樣的夥伴們。

五百個活潑勇敢的男女戰士跳上瀟湘道上的火車了，我們都擠在一廂裏，沒有坐位，也沒有能站的地方，我們是人堆人的擠着，小胖子更是被擠得喘不過氣來。

“樹蓉——她的名字——你不要擠瘦了啊！”我故意取笑她。

“謝謝你，我還擔心着你們擠得沒有渣子了呢，哈哈。”我們大家都笑了，自然我又注意到她的兩個眼睛，成了一根直線的眼睛。

天黑了，大家都低下頭來打盹，晚風從外面吹來冷得我們發抖，忽然我望着蒼茫的暮色想起剛別的母校同學不覺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嗚剛。”

“我難受。”

“又發起文學家的牢騷來了嗎？要知道你今天  
是變成了革命的軍人啊。你應該快活，你應該開始  
你有意義和情感奮鬥的理智生活，你不應該留戀  
什麼，你慶幸你的新生活的開始吧……”

沉默了一刻，我也慢慢地快活起來，我覺得這  
的確是新生活開始的第一天，我要狂呼，我要高歌  
，我要快活得手舞足蹈！於是我開始約同六姊妹唱  
起歌來，這時全車廂的人都驚醒了！

“你們瘋了嗎？”從前面車廂裏傳來一個嚴厲  
的罵聲。

“死了也不要和小孩子葬在一塊，你看她們鬧  
得多麼凶呵！”又是左邊車廂裏一陣罵聲傳來。

哈哈，我們都笑了。

“同志們不要罵，不要討厭小孩子，要知道黑  
夜需要我們的歌聲來衝破。來吧，我們來共同再唱  
Internati-nal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  
界上的罪人……”

.....  
.....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

真的滿車的人都唱起來了，這時我們特別感到高興，我們不住地笑着拍掌，我們自命爲號兵，號一吹，全體都動員了，呵，多麼偉大的號兵呵！

第二天的下午又到了，車停在土地堂，我們——小胖子和我——爲了解決問題跳下車來尋找W.C.路上因爲昨晚下了雨的原故泥滑得不能開步，樹蓉忙牽住我慢慢地一步一步走進了一條小街，在那里找到了一家賣臘燭的舖子，剛對老板娘問毛房時，而火車鳴的一聲開了，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解決了問題再說，待我們出來追時，連車影都看不見了，只有一縷縷從汽笛聲裏吐出的青煙，還在遙遠的天空中遼遠。

“怎麼辦呢？車不見了，我們追吧！”我急得兩眼充滿了淚珠拼命地往鐵道奔去。

“慢點，追不上的，我們且在鐵道旁邊等着第二班火車開來吧。”她忙趕上來拉住了我。

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除了在風霜中呆立着候車而外，還有什麼方法帶我們去武昌呢？

一切的人都圍了來看我們這兩個可憐被丟下的孩子，我們的兩頰凍得緋紅，手指已凍僵了，肚子還是先天上午吃的飯，裏面正在大鬧飢荒，我們沒有理她，唯一的盼望的火車來到。

黃昏又近了，黑幕垂了下來，圍着觀看的人們都走盡了，只剩下我們兩個，晚風索索地吹來像刀剪一般尖利。

“唉！怎麼辦呵？我們兩個。”我深深地嘆了一聲，她只是向我苦笑。

前面走來了一個像車站售票員模樣的人。

“請問你，長沙今晚還有車開嗎？”我這樣謙和地問他。

“也許晚上八點半還有一次，不過也說不定，假若沒有，你們就要等到明天上午八點了。”



天呵，這是多麼令人惆悵的消息呵，這晚我們將怎麼過呢？真的，我們都流下眼淚來了，晚狗在嗚嗚地向着我們黑影狂吠，我們真的一直等到八點半了才離開鐵道。

“往何處去呢？”我倆開始躊躇了。

在黑夜中我們走過了許多小巷，最後找到了一家人家，這是一個巡丁的家裏。他妻子正在生產，我們推門進去時孩子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於是嚇得我倆忙往外跑。承一位慈善老太太的介紹，我們在一家很久停業的舖裏住下了。

這晚我倆緊緊地抱住不敢合眼，因為怕睡着了就誤了火車，又怕人來害我們。我們也不敢談話！只是緊緊地抱着，四隻眼睛相對而已。（晚上我們不讓老板娘滅燈，允許給她油錢。）

從這時起，我們便種下了愛的情根了，我們是思想相同的，我們是共過患難來的，我們都說着：‘假使是一個人失落在此，將怎麼辦呢。’

第二天剛天亮就起床，盡我們所有的財產一

元錢給了老板娘的女孩。她還留我們吃了點晚間做好了飯。當我們跑到候車站去時，一個站長跑來問我們：“兩位女士是投考 C 軍校被遺失的嗎？”

“對了，你怎麼知道呢？”

“武昌來了三次無線電報了，都是尋找你們的，唉！爲什麼你們不來我們的辦公室說一聲呢？”

“誰知道。”我們都相互地笑了，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快慰。車來了，我們跳上車就碰到一位同學“喝！好容易纔找到你們！”原來他還乘車去前面找我們去了，因爲沒有遇到所以又回轉來。

“C 委員急得要死，他說丟了你們兩人是不成的呀，都是此次考取錄中的精華”我們忙將遺失後所感受到的苦痛，一五一十數出來。到了武昌，就去她們住的地方，七姪子的由來也是由小小的旅館，小小的房間發生的。

那是我們到武昌的第二天早晨，大家都不願起來，起初由我提議叫一二三大家一齊起，結果通

不過，於是另一位提議，大的先起，小的跟着來。我們屋裏住七個而且都是 F 女師的，於是大家就很忠實的說了自己的年齡。樹蓉是最小的，她輪到第七，七姪子就由此產生了。她和大姐睡在一床，我們都有點吃醋，因為大姐太愛她了，每晚都是抱她在懷裏睡着的，替她蓋被，早晨還替她扣衣，我們呢？一切都要自己來，而且有時會挨大姐的罵，因為她的脾氣確是不好惹的。

一個黃埔學校的畢業生愛上了七姪子，他常常送東西來看她，記得那次七姪子病了，他買了不知若干的糖食來。我們大家都搶着吃，七姪子笑着說：“要是你們也像我一樣有愛人，整天可以不要花錢吃飯。”

她對戀愛看得非常冷淡，那位追求他的人常常為她要自殺。她並不怎樣怨恨那人，因為一個革命的人就不能說他應該拋棄戀愛，她每次都以誠懇的態度對他說：“我們現在急於要幹的是‘工作’，戀愛是小資產階級鬧的玩藝兒。在這千鈞一髮的

時候，我們還是努力負擔起革命的重担來！”

無論是他怎樣的拒絕，那位先生還是死死地追求，那時我們得了一個結論：“男子多半是假革命來找愛人的”我們都是不需要愛的人，我們願以整個的身心獻與時代獻與革命，我們那時是多麼自豪啊！

進學校了！那天是多麼一個有趣而又像宣佈我們死刑一般地可怕的日子喲！早晨我們得到了當天（日子現在忘了。）可以入校的消息後就一同跑進校去，滿想佔好鋪位後就回來搬行李，誰知一進校門，就看見一排排穿得紅紅綠綠的小姐們站在那裏聽訓話，她們每人的臉上表示着歡喜和憂愁。

“喂，你們是這裏的學生嗎？快來快來！”

一個穿軍服的女官長這樣招呼我們也去站在隊伍裏。

“不！我們沒有搬行李來呢！”我這樣微笑着回答她。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快站攏去聽訓話，今天是你們入學的日子。”

固然一半是那位女官長強迫我們，但一半也是受了好奇心的驅使真的也走去站在隊伍中間。誰知一會兒，另一個女官長（後來我們稱她為‘特務長’）的搬了許多灰衣服，綁腿，襪子，鞋子，帽子等等來了。連長報告我們，要我們馬上改裝，脫下紅紅綠綠的衣服一律穿上軍裝，有頭髮的趕快去剪掉以便好帶帽子。一面說，一面特務長在發衣服給我們。發完了，大家整隊回寢室，按着次序，每人坐在一張鋪好了的床上，上面被蓋被單，枕頭通通放得很整齊，我們坐下後，連長又來催我們趕快換衣服，大家想問他為什麼要這樣急，他又不回答，這真使我們莫明其妙了，換完衣服後又是整隊，又是報告，我那時急得要命，只想走回去，到晚上居然哭了起來，那時勇敢的七妹子用溫和的語氣安慰我說：“不要太小孩子氣了，要知道這裏不是你的家裏，更沒有你的媽媽，如果官長們看見了你在

這裏哭，他們一定會罵你，你應該想想你是來幹什麼的。你不是下了犧牲的決心才來當兵的嗎？那麼爲什麼還要哭呢？革命者是只流血不流淚的呵！……”

最後一句深深地感動了我，使我不好意思再哭下去。

“以後我絕對不會這樣了！”我並不是像小孩向母親告饒一般的說着，而是含有意氣作用在內，然而七妹子是始終以溫柔和藹的態度，坦白純潔的心情待我的，因此她高興得連忙緊緊地握住了我的兩手。

她是這樣沉着，一點浮淺的氣習也沒有，官長們沒有一個不歡喜她的，因爲她除了堅毅勇敢而外，有異於普通一般人的革命的熱情和冷靜的頭腦，無論遇着一個什麼問題，她總要用理智過細分析之後才下斷言，才決然去幹！絕對不盲動，不趁着一時的高興，或熱情的衝動而魯莽從事。她對於人生是嚴肅的，樂觀的！她常常笑我：“三哥，你是

太情感了，太文學家化了，有什麼牢騷呢？人生是快樂的呵！即使現在我們過的是牢獄般的痛苦生活，但將來總有一天是我們的世界來到的。你只要時時刻刻想到那時的快樂，現在就沒有痛苦了。」的確，人，最怕沒有希望，有了希望，就有前途，有前途的人是決不會消極或者幻滅的！因此我那時的精神沒有一刻不是鼓舞着興奮着的，其所以如此者固然是時代與環境的造成，而受了大姐和七姊子的影響也的確不少。

雖然我進的是這樣軍紀似鐵的學校，但我的浪漫習慣仍然有許多沒有去掉，我愛看文藝方面的書，愛擺許多小玩意在抽屜內。記得有一次我病了，朋友曉海送來一部韋叢蕪的君山和陀夫陀爾斯基的窮人，我不看窮人，而以君山來消遣。樹蓉在我的枕下發現了這部書忙正言厲色地對我說：“你不應該看這樣的書，這對於你的病是有害無益的，假使你看的是革命一類的書籍，你的精神一定會跳躍起來，整個的情感會浸在動的裏面而忘記

自己是病人了。”這話雖然太理智一點，但的確有她的價值。因此我不但不生反感，反而依照她的看起農民問題來。

又有一次楊連長檢查教室，他發現我的抽屜內有小狗，小貓，小鴨子，小菩薩……大大地吃了一驚，他想不到我是如此玩皮像孩子一般的。他大罵了我一頓然後將小玩意通通沒收了。我氣得要命，淚珠在眼眶內打滾，却又不敢流出來，七姪子却輕輕地安慰我說：

“不要難過，你要想到你是個軍人，革命者，你應當將工作的使命時時放在心頭，你要嚴肅自己的人生觀，去掉小時候，在文學校時代的一切浪漫習慣和嗜好。工作是如此緊張，你還那里有時間來玩這些東西？”

我聽她的話了，我沒有找連長鬧，靜待着小玩意有一天退還給我。

★           ★           ★

出發了，爲了她不和我在一塊，所以我們不常



見面。僅僅只有一次她和我見面了，那是在新堤的政治部。

“三哥，我真高興，聽說你近來特別努力工作，而且特別守紀律，你一點也不浪漫了，我為你慶祝，為革命的前途慶祝！”

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我感到羞辱與慚愧，我有點不大高興她，因為我覺得那些話好像是譏諷我似的。

“沒有什麼，不過我的理智的確鍛鍊得像鋼鐵一般了！”我淡淡地回答了她。

我們同在一個小館子裏吃了飯，因談到出發以來得到的許多教訓，和男女同學們戀愛的趣事。

“七孀子，有多少人追求你？那位黃埔的老爺呢？”

“我不理會這件事，也不知是否有不有人追求？”她哈哈地大笑了。

“三哥，我真沒想到你是如此莊嚴的，聽說許多愛你的人都不敢向你表示！”

她反而和我開起玩笑來。

“自然，誰都會怕我的。”

于是我驕傲地笑了。

僅僅只見到這一次就回校了，學校解散之後她和我一同回長沙，本來連長要求她出發江西，因為在鄂西一月的工作表現，證明七妹子是個特別能吃苦堅忍，努力向前的戰鬥員，但她因了病，同時抱着無論什麼地方都可做工作的思想，終于回到了殺人如麻的長沙。

我們一同在我的同學那裏住過三四天後就大家分別回家了。以後只能每月通一兩次信，而信中的話又只能限於談家常，但我們除了唉聲嘆氣之外，簡直沒有一句話可寫。

那時算是她的生活最苦——比我們中的幾個任何人都要苦。自從回去就沒有一天離開過伊的母親。她完全被“母愛”征服了，雖然她不能外出還有其他的阻礙，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很早就離了人世，兄弟姊妹很多，母親

是個比觀世音菩薩還慈慈的人，她並不是以‘威’來壓迫她的兒女，而是以一種說不出的‘真情’來感動兒女使她不容易逃出母愛的圈套。她的心完全被慈母的愛情牽住了，她整天暗哭着，哭着她母親爲什麼不像父親一般。她來信，沒有一次不向我訴苦，她說：

“親愛的哥哥，我的生命將葬送在母親的淚湖裏！”

的確，她的母親太特別了，一點也不像其他的母親，她老是哭着，不出聲的哭着，老淚從她眼中流到頰上，流到……竟像大雨般的洒濕了她的衣裳。

這瀑布似的淚，無論什麼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會自自然然地吊下淚來，我，曾經也陪着她洒過兩次淚。

記得我第一次會着她時，是在她的寢室裏。

那時我剛從衡州縣來到長沙城，上了岸，將行李安置在老郭家裏後便先去找碌再一同去會被禁

閉在“家庭監獄”的蓉。她見了我除了充分表示她的快樂外便是這麼問“哥哥，你在這兩天之內便起程赴上海嗎？我想同你去，但是，唉！母親怎能肯呢？……………”

“有辦法勸通她嗎？”

“……………”她搖着頭，沒有回答，原來她在流淚了。

這時蓉的母親出來了，她忙拭乾了眼淚給我們介紹：

“母親，這是我們在武漢時患難相關的密友整哥，她剛從衡州縣回的。”

“唉！神靈保佑，你們那次冒險上火線幸而個個都得生還，以後再不要去了啊！”她一面說一面望着風塵僕僕的我。

“過兩天我又要到上海去了，伯母。”

她聽了我這一句，像晴天闖下一聲霹靂。

“爲什麼又要東奔西跑呢？你的父母親在這亂世也允許你出外嗎？我想一定不會的，可愛的孩子

，在這樣的時代，你們還是好好住在家裏，安慰爺娘，等天下太平了再出外讀書不遲。”突然一顆顆的淚珠從她的兩眼吊下來了。

“誰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天下才太平呵！”我和蓉碌都笑了起來。

“總有一天會太平的。”她仍然灑着淚。

“呵！沒有我們出來革命，天下永遠不會太平的，伯母。”倒是碌碌這幾句話的效力還大，伯母勉強笑了一聲。

我們都沉默着約有五六分鐘。

“伯母，蓉，怎麼辦呢？她下期打算怎樣？仍然把她關在樓上嗎？”我笑着問她。

“她嗎？只要我在世一天，我是不許她離我遠去的！……唉！爲了她去當兵，我不知死……死過多少次，都是他們用……高麗參和洋參救轉來的，不然，我這……幾根老骨……骨頭，早已……化……化成了灰……”

他的聲調由遲緩而低微，由低微而顫抖，最後

由顫抖而聽不到聲音，原來她正在傷心得哭不成聲了！

她哭暈了，我和碌都主張蓉扶她進房內休息去。

“媽媽，去你的床上睡睡好吧？”

我和碌相對淒然，我們的眼眶裏也裝滿了盈盈的淚珠。

“我……唉！我沒有蓉姪子是不能……不能生存的……瑩，你救救我的生命……千萬……不……不要……帶她……走，橫豎我……我在世是不久了的，死了就……就是……你們的世界了！……”

當蓉扶着她進房時，好容易她吐出幾句字字是血，語語是淚的傷心話來。我的心將被刺穿了。從此我沒有勇氣帶蓉一路走了。我雖然惋惜蓉被禁閉的可憐，犧牲了前途的可惜，我雖然有勇氣脫離家庭，忍心使我的母親爲我受苦，然而我不能帶走蓉了！我已經被她母親屈服了，被她的淚感動了

！唉！淚的力量何以這般偉大？“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難道我也陷於這種情形中了嗎？我迷惘了，我不懂我的母親爲什麼不能以淚感動我？爲什麼她不是和蓉的母親一樣？爲什麼她累次阻止我的外出總是拿封建社會的殺人禮教來限制我？母親呵，誰知反引起了我的反感，增加了我革命的熱情，堅定了我革命的意志，以致使我甯可終生飄泊，葬骨異鄉，而不願倒在你溫暖的懷裏吸吮愛之醇漿。

★            ★            ★

『瑩哥噯！我到底怎樣辦呢？真的不同你去嗎？此後我更沒有逃走的路了！……我如果離開母親時，她確實有生命的危險，我犧牲她呢？還是自己？……她嗎？唉！她是那樣思想好，當革命軍初打進 C 城時我們就在 L 縣大組織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工會商會等，我和姊姊弟弟還有兩個哥哥整天都在外面跑，甚至晚上十點鐘過了還不回來，母親從沒罵過我，她反喜笑顏開地指着我和姊姊在哥哥們的面前誇耀說：“你們將來一定趕不上她們，

你看現在她們年齡比你小，做起事來反較你們有精神，在革命時代的女孩子，真比兒子還要好呵！”瑩哥，母親真是個革命者，她完全認識了現在的時代，她時時刻刻都隨着革命的潮流前進。前年我去投考軍校時她並沒有反對，只是聽說要去打仗的，所以她就整天哭泣着，及到我們真的出了發時她竟氣死過多少次，現在她也絕對不這樣阻止我，只說：‘如果你一定要出去，儘管去吧，不過兒喲！你回來時要多帶些香和錢紙來。’瑩哥你叫我怎麼辦呢？”

“不去嗎？……我一生恐怕就此完了，我們是受過革命洗禮的人，我們是新時代的創造者，我們負了偉大的使命，無論環境怎樣惡劣，我們應該猛往邁進的。我們眼看着無數的工農羣衆，活潑青年在反動勢力之下犧牲了，我們難道能守在家裏而不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嗎？雖然，我們的前面站着不知多少張牙舞爪的大熊，他們的毒口不知吞過多少人的性命，我們的四週是如此黑暗，荊棘



縱橫，惡蛇滿野。……但是我們就這樣任他嗎？我們爲什麼不反抗呢？瑩哥，我要去，我一定和你到上海去，在那裏我要參加實際鬥爭，或者進工廠做工，多學習點革命的理論和經驗。但是母親呢？就讓她死去嗎？我不忍她活活地一條性命葬送在我的手裏，瑩哥，怎麼辦呢？到底犧牲我還是她？……唉！我恨她爲什麼不像你的母親一般，不然，我早已逃去了這鐵網重重的長沙，……瑩哥，你替我想個辦法。……”

這是一九二八，六，十九，當我離開長沙去上海之前一夜，蓉在碌的家裏對我說的一大篇話。那次我和碌好容易才勸通她的母親放她出來和我痛談一晚。蓉的母親的生命，和她自己的前途，一切底一切我們都談論過了，結果她還是沒有離開她母親遠去。

又經過了一年，忽然接到蓉和碌自廣東來函，說她們已到了鴻那里。信裏充滿了她們的快樂和希望，但她們始終沒有說出怎樣才得到逃出來的

機會，七姊妹的信上深深念着大姐，傷心大姐的不理她。又過了兩個月忽然得到她的死耗了！碌的信是如此寫得簡單：

“親愛的三哥，一個傷心的消息不能不告訴你，七弟已離開人世了，她是死在去福建的路上，雖然不是直接被敵人殺死，但爲了工作她才去福建病死在途中的，因此她始終是爲革命而犧牲了，兩年來我沒有離開過她，唉！現在，叫我怎麼辦呢？三哥！

她的母親你是知道的，唉！我們怎好將蓉死了的消息報告她呢？不過此時也許她早已死了？三哥，我感覺到我們的生命太短促了！”

看完信後，我沒有流淚，只呆坐了一個多鐘頭後，才在一個練習本上撕下一張紙來，給碌寫着：

“七姊妹的死耗收到了，我沒有淚流，你可以想得出我的悲哀，她是永久得到了安息，但是我們的兩肩呢？担子却加重了！她的未完的責任應由我們負起來，現在不是流淚的時候，我們要用我們鮮

紅的血來回答我們的敵人，安慰黃泉下的七姪子。至於她的母親，不要提到了吧，在這樣的時代與環境之下，怎能避免她們的悲劇呢？爲了我們的生命是短促的，所以在生時要特別努力！ 三哥。』

★           ★           ★

七姪子是犧牲了，但是她的精神和無數革命先烈的一般永遠存於宇宙間！

一九三〇年冬於女師大

## 星 期 六 的 晚 上

這是最喜歡的一晚，每到星期六寢室是要開燈的，因此我能一個人在房間清靜地寫點東西或者看點書，有時雖有雲在，但她是不會妨礙我的。今晚連她也走了，屋裏只有我個人特別顯得寂靜。

‘今晚除了完成要做的幾件事外，我總還可以還清幾封信債或者看幾十頁書吧？’當我送走了C後這樣想着，她是來通知我明天去參加一個會議

的，在此吃了晚飯才走。

剛坐下來翻開婦女與社會，想節錄幾則下來填在刊物的空白，恰好一個電話來了，這是一個生人，他說的不知是那裏話，我連一句都聽不懂，正在發愁的時候。筱來了。她微笑着望我一下就走過去了，我知道她是去取信的，唉！假若沒有信在維繫着她，她那裏肯天天跑來呵。

“呵，關於文藝研究會的事嗎？我明天叫姜君來找你好了。”

這樣我掛上了電筒，筱在準備着走。

“到寢室去，只有我個人呵。”

她像很機械地跟我進寢室來了，我們相互地微微一笑後接着便是緊抱着親吻。

“呵，多麼冷……”

底下的字還沒說出來，我們都哈哈大笑了。

談了些關於工作方面的話，筱說要走了。

“你在這裏寫好我們的理論綱領不好嗎？又沒有人擾你。”

“不，我要回去。”

“爲什麼？”我微笑而又帶着嚴肅的面孔問她。

“有事，”她站近我的身邊了。

“什麼事？”

“……”她笑着倒在我的懷裏。

我的心不住地在跳，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我在她的髮上深深地吻着，她忽然站了起來。

“我走好嗎？”她帶着哀求的語氣。

“何必呢？我們勞苦了六天好容易才到今晚，屋子裏是這樣清靜，我們坐下玩玩不好嗎？”

筱微笑着聽我的話。

“而且”，我繼續着說：“你回去是一個人，我在這裏也是一個人，多麼寂寞呵，不走好不好？”

“雲呢？”她很驚訝地望着雲的空床問我。

“上清華大學去了。”

“幹什麼？”

“自然是看……”

“喝，前天不是見面了嗎？爲什麼還要去看？”

“那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不妨礙工作，天天見面也沒有什麼。”

“哼！”她冷笑了一聲。

“哼什麼？假若我有愛人，一定今晚也不在這裏，我不是和他看電影，就是到街上散步去，誰願意坐在這冷清的屋裏發悶。”我故意氣她，其實她又何嘗不知道我沒有功夫沒有那種心情呢？

“真的，你爲什麼不愛他們？”（因爲現在愛我的的確不止一個所以她問他們。）

“那有什麼？因爲不愛，所以不愛。”

我們又靜寂了很久，她還是想走，我也知道不該留住她，也許她這時正約着和情人相會，也許回去寫封信寄給心愛的人，也許真有旁的事。但從她那不慌張不着急的臉上看上去，又像沒有什麼事一般，我的理智不讓我留她，情感却在暗地裏像鐵索一般捆住了她。

“我的背很痛，我今天勞苦了一整天，筱，我幾天不出門了，你陪我出外走走好嗎？”我像小孩般

懇求她。其實那時我的腦筋還在計劃着今晚應做的事，呵，多麼矛盾的心理！

“我也背痛。”

“那麼出去吧？”

“不！”

“好，你走吧。”

“不！”她像要哭了一般地咽住了喉頭，她倒在我的懷裏，兩膝跪在地上。

“我在跪……………”

“不！我允許你走。”

我還以為她要急于離開這裏，所以這樣請求我，誰知這麼一說，她倒不走了。我知道她的心是在如何地難受，唉！她也是理智與情感在衝突着呵！

“真的，你走吧，筱，免得我們倆人都耽誤了事情。”

我是很理智地說這話的，而且的確我感覺我不應該留住她。她如果高興在這裏自然用不着挽



留的。她要去，自然由她，否則我們兩人都會感到不快，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不，我不走。”

天呵，這是怎麼回事呢？她怕我寂寞嗎？不，我們很少有顧慮到這個上面的呵。我們都是整天整夜忙于工作的人，我們並不像詩人文士一般的發牢騷，感到什麼孤獨寂寞，我們即使在靜坐時也時時在想着我們應該怎樣計劃工作，進行工作。整個的社會，重大的責任，佔據了我們的腦海，我們的精神，然則她也是被情感縛住了嗎？呵，多麼可憐的孩子，你究竟不能像我一樣呵。

“這是寫給誰的郵片？這麼幾個字？”她問着隨便讀了出來：

‘前信所託之事，如不能辦到，作為罷論可也。公餘之暇，望以平安二字見告，則幸甚矣！’

“什麼事？”她含着笑容問我。

“託他代我借幾塊錢。”

“有嗎？”

“Hopless!他不但沒有辦法而且快三星期了，連一個回信都沒有。他也許以為沒錢不好回信，其實我是怕他發生了問題呢，因為前次報上載着天津又……唉!”

“你現在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辦法?還不是這樣活着，梅姑娘答應給我寄幾個稿費來，可是兩個月過去了，今天還來信說要等幾天。”我一面說着，一面從口袋裏摸出今晚去吃飯時在齋務室的抽屜裏收到的一封只貼一分郵票被我看過好幾次的短信給她看。

“真糟!”她僅僅說了這兩個字，我又偷偷地讀了這短信一次。

還和她談了關於梅姑娘另一些話，最重要的是我說第一次在編輯室裏見到梅姑娘的印象，以及後來想寫信祝願她有一個“如意郎君”而未實行等話，她像津津有味地聽着，但我不願往下說了。

“我來寫個信封好不好?”她找着了一個空信封。

她捉住了我的手，好似先生教啓蒙的孩子第一次寫字一般，“寫給誰？快說！”

“××，×××，××××……………”

寫好了，我們倆人都笑得合不攏嘴來。

“這字好像有曲綫美一般，哈哈！”我指着信封中行第三個字對她說。

“末尾那個像鬼畫符一般，”我又添上一句。

“你寫信時告訴她吧，你說信封是我們倆人寫的。”

“好！”

我倆又緊抱着了！

時間過得特別快，短針指在九點。

“走吧，讓我來做事。”我這回的確帶着下逐客令的口吻說，因為我感覺我們已說了不少的廢話。雖然在情感上我是無論如何不想她走，然而今晚的事情呢？

“……………”她仍緊靠着我站着。

“我的好寶寶你走吧，（這是在新婦女上面偷

來的話)不要妨礙了我們的工作。”

“好,我走!”

她帶跳帶笑般地開了門走了,我平靜着心寫了幾節明天要用的重要消息,和一篇評論文章,看表快到十二點了。

“怎麼好呢?我還想寫幾句話給梅妹呢?”我對着寫好了的信封這樣呆想着。

連火柴都沒有,自然說不上有錢買洋燭。

我害怕,我害怕這漫漫的長夜,沒有燈光而又不眠的漫漫長夜呵!

一九三一,二,末日,寫在淒冷的午夜,孤寂的寢室裏。

## 二兩豬油

這幾天來有錢的人家在過着熱鬧的新年，而我們連蔬菜飯都沒有吃一頓飽的，看來似乎太不平等了，其實在這個所謂革命時代，不平的事還多着呢？

也許是健妹齋得不好過的原故，她由市場買來二兩豬油。

“鳴姐，我買了菜回來了。”她一進門便高興的望着我微笑。兩頰凍得緋紅，迷人的眼睛躲在烏

黑的柔髮下射出溫和慈愛的火光，多麼令人心醉的孩子呵！……………

“買了些什麼？”我放下工人傑麥懶洋洋地問她。

“啊，白菜，肉，牛肉，還有二兩油。”她已經放下手裏拿着的那一大包坐在我的旁邊了。

“花了多少錢？”

“對不起，明天買米的錢還要到‘未來銀行’去支，她是這樣天真的說着，臉上充滿了笑容。

“也好，‘今朝有酒今朝醉，’過一天算兩個半天，還管牠明天幹嗎？”我緊握着她兩隻凍僵了的小手。

她毫不偷懶地將買來的油放在小鍋裏煎起來了，大概因火太小的原故，鍋子上爐很久，油還沒有發生絲毫影響，我看她取煤去了，也無聊地站了起來到看她買了多少肉回來。在紙包裏我發現有些肥肉，於是我假借着肥肉不好吃只能做油的名義，一塊塊的檢出來放在鍋裏一起煎，也許健妹

不知我的用意，我不是爲了肥肉不好吃，而是想多煎點油出來，免得不到兩天又要我吃清水齋。

慢慢地火燃了，油煎得唧唧的叫，陣陣的香氣直透進我的鼻孔，這時我看不下書了，將攪子移近火爐，兩眼不住地望着健妹正在用紅牛骨頭的筷子翻動着鍋裏的油。

“爲什麼老是煎不出油呢？這豬該不是瘟豬吧？”健妹說。

“油渣多好吃呵，又香又脆。”我的回答是這樣和她的話風馬牛不相及。她沉默着，我却憶起了兩件兒時在故鄉親眼見到的傷心慘目的事來。

第一我要先敘述那可憐四鐮子的故事。

四鐮子是安嫂的第四個兒子，因爲他長到五歲了還只有他房中那只泡菜鐮子高，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四鐮子——起初是由他三哥福牙子叫出來的。

他是怎樣的聰明，而又因了飢餓使得他瘦得如何可憐，這些我們都不要去管他，我要說的是他

爹爹買回二兩油他守着母親煎時所遇到的什麼意外。

看來實在太不像樣了，四個孩子圍着火爐滴唾沫吞餓，目不轉睛的望着，而且每人都恨不得伸出手來將鍋裏的油渣都抓到自己嘴中；但這有什麼方法制止他們呢？那正是過的荒年，窮人連草根都挖來吃盡了，那里還能嗅到油的香味呢。

這天承安買來的二兩油，是他帶着二兒子餓着肚皮挑担煤炭上街賣掉了才買來的，聽說他已經兩個月不聞到油味了，這次就是餓死，他也要用煎油的鍋子攤個麥粑吃。

安嫂本來就知道今天孩子們一定會因爭油渣子吃而打架的，因此想避開他們，但那能行呢？他們像獵犬追着野獸，蒼蠅貼着臭肉一般，自從看見承安從炭窰裏提出來用棕葉包着的小塊油後，一直到煎的時候為止，足足有三個鐘頭他們半步也不肯離開自己的屋裏。

“也不知前世做了什麼孽，出得你們這些報應



來害我。既不願意出去，就不要在爐邊打架，並且不要做聲，要知道油是你爹爹買來煎麥粑吃的，他吃了才有力挑煤炭買米來養活你們。”安嫂氣憤憤地說了這幾句鎮壓他們的話，隨即“唉”了一聲。

“聽見了嗎？”福二扁桶（因他的頭像盛米的扁桶，故名）居然擺出哥哥的架子，也學着母親的腔調警告小弟弟和小妹妹。“這是爹爹吃的，你們都不要滴口水。”

“你自己呢？”這是四鏝子的聲音。

“我不想吃，我在烤火。”

“我也在烤火。”

“叫你們不鬧，你們偏要鬧，都滾出去！”不是母親這嚴厲的一聲罵，他們又快要打起來了。

油煎好了，金黃的渣子擺在鍋裏的右邊，雖然是小小的幾片，可是牠吸引孩子的魔力太大了，四鏝子居然滴了兩點口水在鍋裏，使得扁桶又告起狀來，鏝子不服，忍不住和他撕打，他們腳上的泥灰灑了許多在鍋裏，母親因為取水“參假”（以水加

在油內使牠多一點)去了,並沒有看到油裏面有了不花錢弄來的胡椒。

她口裏罵着他們,手在向鍋裏倒水,誰知熱的油遇到冷的水驟然“濟”——的一聲暴動了起來,濺了幾點在扁桶腳上,痛得他哎喲哎喲地叫起來,這還不要緊,最厲害的是濺在四鑊子眼裏的那顆,使得他痛哭不止了,安嫂也着急了,忙撥開鍋子抱着他撫摸,還好,這一次的損失只流了些不值錢的眼淚,眼皮紅了一塊,幸而沒有受到大的危險。

安嫂看到小的女孩太可憐,爲了沒有奶子和飯吃已經哭了四五天了,於是首先給他一個油渣,其次就是四鑊子了。

誠如福扁桶所說四鑊子要不是油濺在眼裏哭了一回,這次也要像兩個大的一樣得不到半點代價的。

安嫂用筷子夾一個比較大點的油渣放在四鑊子的那條長橙上,並且告訴他要冷了才吃。

四鑊子雖然是垂涎三尺,但素來聽娘話的他,

很想忍耐一下等牠冷了再吃。

猛然跳上了那只蜷伏在火爐邊打盹的黃貓，牠一口含住了四鐱子在“小心翼翼”看守着的油渣，這時四鐱子一面大聲叫喊求援，一面拚命與黃貓戰鬥，誰知道到了貓口裏的東西任你有多大氣力也搶不回，何況是嬌小軟弱的孩子。

哇的一聲，他大哭了起來，母親連忙走去，原來黃貓的爪子已抓出了他右眼角上一大塊皮。這次她真傷心了，緊抱着四鐱子在懷裏不住地叫着“我的崽，我的心肝。”

傷處血流的並不多，可是皮肉傷的太厲害了，窮人病了是沒有能力請醫生的，四鐱子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母親在四老太太那裏討來的麥魚骨粉散在傷處用芥菜葉覆在上面。

次早起來四鐱子的右眼只能開半邊了，原來上下兩層眼皮繃成了一塊，因此後來他又多了一個混名吊眼皮或者邊角眼。

這是四鐱子的故事，還有比他更可憐的春秀。

春秀是個無父母兄弟姊妹的孤兒，她只有一個伯母，那是個比閻王還惡的悍婦。賣掉春秀也是她的主意，聽說那次她拿到了整整的八十串錢合算現洋三十餘元。

春秀來到譚家以後，就開始了她牛馬不如的生涯。真的牛雖然在春天做着苦工，但終於有休息的冬天來到，而且每次總有飽的草吃；馬，雖被人騎着或載着重的負擔，但牠有時會嚼着農夫和牛辛苦耕種出來的穀子。春秀呢，她是不論春夏秋冬，夜間日裏不停地工作着，而肚子老是空空，瘦小的弱軀餓得像骷髏一般了。

這種苦的生活當她四歲母親死後寄居在伯母家時就開始了，不過那時究竟要好一點，一個月還有一兩次肥肉吃的幸福，現在是一年見不到肉甚至一點點油了。

她婆婆並不是修行的尼姑，她天天吃肉，蔬菜也常用油炒煎，但這只有她和兩個兒子吃，春秀是沒有分的，每次吃飯都是分兩起，婆婆他們吃的是

飯菜，春秀吃的是餛飩那類的東西。

一天，婆婆買來六斤豬油，據說這是專給她煎粳炒蛋飯吃的，她命令春秀立刻煎好，而且不要漏一點在鍋底。這話的意思，是要她不偷油渣吃。

婆婆眼瞪瞪地望着她煎，這使得她連口水都不敢往喉頭吞，祇是以全副精神注意鍋裏的油，不要使牠濺半點出來。

這真出乎春秀意外，婆婆被王大娘叫出了。她不去追究婆婆爲什麼事捨得出去，也不管她會不會立刻回來，馬上用菜鏟撈出尚未煎好的油塊出來，忙向嘴裏塞。“熱”是不能顧到牠了，即使吃了立刻燙死她也不管，只是沒有鹽，太吃不下去了，於是她慌張地扯開廚櫃用手掏出許多鹽來撒在碗內，再撈些油渣上來熱烘烘的急急地把碗內所有的都吃完了，正在洗碗的當兒，婆婆跨進門來了，見了她那慌張失神的態度，蒼白的臉色，以及滿嘴的油，知道她是偷了油渣吃了。

“賊婆，賤東西，你偷了我的油渣吃嗎？哼！好

大胆！”婆婆怒火冲天不由得用她常用以打春秀的鐵炭錘來打他，第一錘便打在她的背上，使得春秀忙彎下腰來。

“娘呀！痛呵……”她滴下兩顆淚珠來了。

“你也知道痛嗎？賤貨，賊婆，到底偷了多少吃了？快照實說來，不然，即刻結果你這條不值錢的狗命！”

“……我……我只……吃……吃了一個……”

“哼！只吃了一個，六斤油的渣子到那裏去了？這碗不是你盛油渣吃了的嗎？……”

婆婆更用力的一打，撲通一聲她倒在地下了。

“……碗……碗……是拿來想盛……盛油的……”

春秀在地上痛着打滾，婆婆又用腳踢她的腰部。

“娘呀！我不這樣了，下次再不這樣了，實在是爲了一年來沒有吃油，饑得太過不下去了，才偷了

一塊吃，娘呀，你饒了我吧，……………”

“還只說偷一塊嗎？這賊婆不說實話，我非打死你不可，”

最重的一錘落在臉部，鼻孔裏的鮮血登時像瀑布般瀉了出來，左臉也青了一大塊，春秀此時已氣息奄奄，不能動彈了。

“今天你這賤貨不到閻王面前打轉身，（註：我鄉土話，即言須見閻王也。）算我不是好漢。”婆婆惡狠狠地把油鍋搬走了。

\* \* \*

第四天的黃昏，任二嫂到譚家去買豆腐，進門便看見一床破蓆子裹着一包長而大的東西放在溝的那邊一條肥壯的黃狗在舐着從包內流出來的像血液般的紅水。

“譚老奶奶這蓆子內包着什麼？”

“昨晚死了一隻狗。”她在裏面答應着。

“狗？那不是你的黃狗嗎？”她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死的是另一隻狗。”

任二嫂更迷糊起來了，她明明知道譚奶奶只有一條狗，爲什麼現在多出一條來了呢？

“這到底是什麼？讓我踢踢看。”她想着，真的用脚去踢。那東西太笨重了，無論怎樣也踢不動，她被好奇心驅使，終於走近狗在舐着的那頭去看，天呵！那……那不是一副血肉模糊的死屍嗎？她全身戰慄而且失掉魂魄了！“這……這不是春秀嗎？”她拖着沉默的脚步，走出了譚家之門。

半點鐘後。

譚家擠滿了外面來的男人，女人，小孩子……他們都用全副精神望着地上的死屍，老人流着淚，少年人臉上都表示着氣憤，不平，孩子們竟駭得哭了起來。一時看“死狗”的人，來的來，去的去，真像造反一般的忙一般的熱鬧。這時候，譚奶奶却在很安閒地細嚼着用“死狗”煎好的油炒的乾牛肉。

一九三〇，一，十一上午。



## 湘 鄂 道 上

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坐的長途火車，老早就預料到有這麼一次寂寞的旅行的，但我並不害怕，也不難受，在這年頭兒只有‘靜默’是無上的快樂，幸福。

本來我是想從上車時起一直到下車為止，決計不說一句話的，誰知隔座的那位老太太偏找起我來嚕囁，從‘你的老人家還健康嗎？’起一直到‘你有先生嗎？’多少年紀，大約問了幾十個這類的問

題。雖然我萬分厭惡這些無聊的話，然而她對我誠誠懇懇的說，我不得不答覆她，“唉！死了都不要和多嘴婦人葬在一塊！”我在心裏這樣叫喊了起來。

夜是死一般寂靜，隆隆的火車向渺茫的黑暗中衝出，搭客都歪斜着身子打盹，只有我，的確全車廂中只有我一人是醒着，有時發出幾聲微細的嘆息聲來，冲破這車中的寂寞。

在昏黃的電燈光下，我看着一月號的婦女雜誌，這是我臨離武昌時平買來送我在車上看的。本來我不喜歡看這東西，但爲了消磨時光，只好勉強翻閱。

字是這般小，燈光又是那樣黯淡，這的確使我的眼睛吃虧。然而不看，又怎能挨過這漫漫的長夜呢？

太難受了，眼內像針刺着一般地痛，於是我丟下書走到外面去了。

一輪娥月斜掛在天的東邊，稀疏的星光時隱時現地閃爍着，雖然月色沒有十五六的光明，却照

得羣山十分清楚可辨，習習的晚風吹得我的亂髮飛舞。我不感到寒意，我反高興唱了起來。

.....  
今夕何夕，

云胡不樂？

而想像未來淒淡的人生！  
.....  
.....

我掉下兩顆淚珠了，當我唱到最末兩句的時候。

回到車廂來，我感到一種平生未曾有過的惆悵，我記起了累次乘車的情景，尤其是在津浦車中的兩夜給我的印像是此生不會忘掉的！我難受，我恨不得立刻跳下車去摔死，讓野獸啃了骨頭去當早餐。我對一切沒有希望，對人生沒有留戀。我時時想，假若我沒有知識像一個一字不識的腦筋簡單的鄉下老是多麼痛快啊！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做點機械的工作而外什麼苦惱希望都沒有。唉！我

何不幸而受了十幾年的教育，更何不幸生在這滿目瘡痍的中國，烽煙彌漫的故鄉！假若我沒有知識，我是多麼幸福呵！“知識即罪惡，”魯迅說得好，我想毀掉知識，自然是毀掉我自己的知識呵！

猛然地下起雨來了，車廂內忽然四處都漏了起來，鼾睡着的人都被雨驚醒了。他們打着呵欠，愛說話的老太太又打開了她的話匣子嘍哩咕哩個不亦樂乎，幾次我想叫她停止，但終於沒有勇氣開口，‘忍耐吧，你應該忍耐一切啊！’理智這樣告訴情感，於是我咬緊牙根輕輕地嘆了一聲冷氣。

車到了岳州，跑進來一大羣人，他們搬的搬行李，佔的佔地方，淋得像水雞一般的身子，祇是亂向人家的櫈上擠去。

“這櫈是坐兩人的”一個披雨衣的矮子這樣向一位在擦眼睛的鄉下老婆怒吼着。

“誰不曉得，要你管（講）！”他操着‘長沙理手’的口音回答他。

“曉得就往裏面坐！”那人還是板起副凶惡的

面孔，帶着命令式的語氣。

“你去！”她也毫不客氣的惡狠狠地看了那人一眼。

‘爲什麼？’

“下雨！”

她的語氣特別沉重而有力量，居然趕走了那個混帳東西，但對面的櫟子還是坐的他們一路的人，我替他們計算一下共有八個，內中一個是高鼻子藍眼睛，一個是他們常叫的吳小姐，他們大概都是教會的傳道者，因爲看情形和聽到他們的說話都可證明他們是帝國主義的爪牙。

雨越下越大，我幾乎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了，一夜未睡眼皮都罩了下來，全身骨節也坐得酸痛，我又下起此後永遠不坐火車的決心來，但是除了你‘老死鄉村’外是不能免掉這困難的。

搖            \*            \*

我想的事情太多，越來越糊塗了，我的腦子像炸裂一般的痛，我恨不得馬上毀掉這多思的腦袋，

的確，我缺少一支手槍，不然，我一定結果了我的性命，天呵！我怎麼到了這個地步呢？

‘快到了’的聲音不住地從搭客的口中說出，我知道距到長沙的路程一定不遠了，略略地清好了我的小行李，靜候着一別三載的長沙到來。

“住棧房還是住家？”同櫂的那位少婦這樣問我。

“住家”。我苦笑着回答了她，其實天知道我是住棧房不起而又是無家可歸的天涯漂泊者。

雨後的風景格外現得美麗，晶瑩的水珠掛在樹枝上一顆顆地掉了下來，落在草間的竟像白珠散在綠毯上般美麗，雨後的山林竟像少女出浴般嫵媚動人，池水漣漣，微波蕩漾，依依弱柳，含笑槐花……啊，這醉人美景，這大好春光，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我慶幸我終於回到了山青水秀的故鄉。我的心在狂跳，我喜得幾乎叫了出來。

“咧，那是湘雅醫院，那是雅禮大學。”突如其來的這粗魯聲音將我從幻覺中叫醒，於是隨着

車輪的前進，在細雨濛濛中回到了一別三年的長沙。

一九三一，四，二十八夜麓山。

# 麓山掇拾

久別重逢

雖然我曾寫過信給錚錚，報告我將要來長沙的消息，但是她絕對不會想到我今天會來，而且會坐在她房中等着她的。當我們見面的時候，的確喜得說不出話來，只是緊握着手微笑。

“怎麼你這樣快就來了！”她跳起來說。

“因為急於要見你們呵！”雖然祇有她一人在我的身邊，但我的確說了個‘你們’，這證明我來還



要看旁的人，事實上也有旁的人要看。

“那里，你還記得我嗎？”她帶着微笑而譏諷似的口吻說着，兩個靈活的大眼睛不住地釘着我看。

我最怕朋友們說這句話，雖然她是輕輕地說出，我却像刀箭般刺入了我心的深處！爲了生活的壓迫，工作的忙碌對於所有的朋友我只有想一想的自由，很少給她們寫過信，其實我心中是沒有一星期忘掉過她們的，這也許她們不相信，但有什麼關係呢？人是始終只有自己能了解自己，相信自己的，我常常這樣武斷地說。

和錚錚談了很多沒有系統的話，她還是四年前那副天真活潑的態度，而且比以前更玩皮了！我見到了她的笑容，聽到了她的清析而說話像黃鶯般婉轉的長沙腔時，我感到一種喜悅，像和快樂的天使在一塊般的喜悅。

我們吃了中飯，僅僅一盤臘牛肉和乾鹽菜，但是比起大人先生們吃的山珍海味來，要有味得多。

“爲什麼我吃飯不下？”錚笑着問我。

“我也一樣。”

於是我們又談到別後的一切來，這實在不是短時能夠說得完的，因此我只催她快去上了課再回來開始‘工作’。在一面吃一面看書的短時間裏，結束了我們的肚子問題。(肚子已經吃飽了!)

她是這樣不忍離開我，而課又不得不上，在她的萬般難捨之下，我終於鼓着勇氣催她上課去了。明知道兩小時後她就回來，但一個人坐在屋裏死等着，而又沒有書看，寫不出什麼東西來時，的確是最苦痛的事。

“我一定聽講不進，而時時想到你的。”她在找書時這樣對我說。

“好！我也一樣想你。”於是我們都笑了。

她的微笑的餘音在急促的脚步聲中消逝去。

下決心不去會寒的，兩隻腳不知怎的却到了她的門首。不，我是去找文的，不料寒也住在那塊，這真叫我莫可如何，說些什麼呢？天呵，數年的闊別，一旦相逢，萬語千言，叫我從何處說起呢？……

文還是往日的沉靜的態度，她究竟是努力求學的好學生，僅僅和我握一下手說兩句話就去上課了，叔還是那樣多愁多病，她的臉色蒼白，精神衰頹，說話仍是那般吞吞吐吐，這時還穿着冬天的棉襖，真令人替她出汗，寒也不改故態，老是叫着“想睡，我祇想睡！”懶人究竟是懶人，我這時真不客氣的笑起她來，本來一肚子氣想向她發洩僅僅說了十分之一，就被她的笑容埋下去了，我坐在她的床上，開始打聽許多朋友們的消息，呵，原來大多嫁了愛人，有了“結晶”了！這叫我欲笑不能，欲哭無淚，我真替女子悲，她們爲什麼一結婚，就會有孩子來纏住她呢，好容易受完中學教育，滿想升學或者服務社會，求得生活獨立，結果終於做了家庭的奴隸，陷自己於苦海。

“唉！怎麼這樣糟糕，她們老是生孩子。”我嘆息着說，“還不好嗎？製造了一大批新國民。”寒冷笑了一聲。

“而且他們是未來的社會中堅。”叔躺在床上

懶洋洋地插了這句。

“而且是未來新世界的主人。”我也學着她的腔調說。

我們雖然在哈哈大笑着，其實誰敢說我們那時不是在流淚呢，女子究竟是痛苦的，正如我常說的女子要想得到自由，除非永遠不生小孩，這話也許有點過火，但事實的確如此，雖然等到兒童公育的社會實現，孩子的一切不成問題，但精神的糾纏還是有的，唉！可憐的婦女你們的生活真是世間最苦的生活呵。

我不想往下談了，於是我們換了話頭，但無論說到天上地下，總沒有使我們快活的話。沉默，又在開始支配我們了，我掉轉頭來望着桌上的牌。

“還有這種閒情逸致嗎？”我以為她們還打牌。

“不！這是占卦的”，寒忙指着一本牙牌神數給我看。

“真無聊，你們信這些迷信。”

“很有趣呵。”

“真的，我也來占一個卦看。”

究竟人是個莫明其妙的東西，有時口裏極力在反對，而行動正是在做他所反對的事，比方我這時又何嘗不是一樣。

‘好！我來替你占。’寒從床上爬了起來用五個銅子在手裏搖了一會然後散在桌上，從下往上攏好，口裏說着：“陰陰麻陰麻”

“孤舟遇大風，百事不亨通。”糟糕！我唸到這里忙把書一看，寒說，原來是阻折卦，你快不要出門了，坐在家裏安分守己吧。

一陣笑聲過後，室中又沉寂了。

兒時歡樂的印象，一時湧上心來，像電影般一幕幕地在腦海中演放，我真不懂爲什麼幾年不見的朋友這樣沒有話說，也許是話太多無從說起也許是除了感覺生活無聊而外沒有什麼可說的吧？

“英！我回來了！”錚跑來，使我們都有了談話的對象，尤其是她學着說各種方言時，令我們都笑痛肚子。

時光飛逝，

消滅了美的童年，

童年時代的天真，歡笑……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九早，麓山。

人去樓空

寒和文終於在狂風暴雨中走了！當他們走在坪裏回頭望着我微笑說：“多謝，我們走了”時，我感覺一種深沈的難受。

“不要開玩笑，小心點啊！”我苦笑着目送他們，寒像預知我會跑上樓去望他們一般，連忙抬起頭來笑着對我說：“去了！明天我也許還來。”

“好，也許我下來約你一同上山”我仍是苦笑着回答她。

“好！好！好！……”

她們走遠了，漸漸地在樹叢中消去了她們的情影，但是我知道她們一定還能聽到我的聲音，還能想到我是在望她們的。

“寒，文，你們好點走呀！”於是我張開嘴使勁

地叫了出來。

“好！……”

我彷彿聽到她們的應聲由風中送來。第二次我叫她們的名字時，她們都回頭來望我，但是，僅僅只一瞬間又將視線收回只顧走路去了。

猛烈的風從北邊吹來，我幾乎被牠吹倒，豆大的雨點像風雹一般地射來，全身都溼透了，但我還是癡癡地望着路上的一對行人。

迷茫的雨天春景，是怎樣地別有一番滋味令人心醉呵！細嫩的樹枝被疾風搖曳得婀娜地舞着，青青的小草像初戀的少女倒在愛人懷裏般微微顫動，晶瑩的雨珠散在她們的頭上，大風吹來，珠子掉下，現出清鮮嬌嫩的容顏來，渺茫的湘水不住地高漲得掩蓋了沙灘，掩蓋了田徑。雨點落在江中像蜻蜓點水般地美麗。田水也泛着漣漣的微波，對岸的房屋，完全浸沒在迷茫的白霧中了！葱茂的山林被一層薄薄黑紗罩着，像是美麗的新娘。呼呼的風聲，淅瀝的雨聲，以及那雨點打在葉上，大風吹

在樹間發出來的各種聲音配和着山間的流水聲，松濤聲，……成了一種大自然的音樂！呵，這是仙境，多麼美妙的仙境呵！

但是我無心欣賞這擺我在眼前的一幅天然圖畫，我仍是癡癡地望着她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並肩走着，她們也不回頭，也許以爲我早已下樓了吧？不，她們回頭望我了，我還彷彿看到她們微笑，由風聲中彷彿傳來了她們一聲！“她還在望，這孩子真多情！”如果這樣，我真要感謝她們，的確，我太多情了，二哥曾親自對我說過：“英的每個細胞都是愛情做成的。”當時我罵一聲他“放屁，狗東西！”其實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常爲情感所苦，常在情的旋渦中打滾，朋友笑我：“這樣重情感的人不知怎麼會革命的？”我回答他：“正因爲情感重才去革命，假若我是殘忍的，自私自利的，絕對不會同情痛苦民衆，絕對不會爲他們也是爲自己去幹危險的困苦艱難的革命工作！”雖然只是簡單的兩句話，但已經回答了我所要說的。



現在我是脫離了愛的生活，而走到社會的生活來了。真的，我應當爲社會而生存，爲社會而工作！我應當做人的事情，負擔起人的責任。我要努力我光明的前途，達到我希望的目的，我要從舊的社會裏爬出來，從情感中解放出來！“甯人負我，毋我負人”的態度，我應該反過來，我不怕別人罵我，我要努力我有希望的人生呵！

然而我爲什麼留戀她們呢？爲什麼不隨她們去呢？我是來此讀書寫文章的，爲什麼不努力做事而有此兒女癡情呢？天呵！我是在矛盾中生活嗎？

雖然風雨越來越大，她們的影子也快在馬路的拐灣處消逝了，但我仍在癡癡地望着，我一面感着空虛，一面祈禱她們平安到家，“她們只穿件薄薄的夾襖，該不至受涼而生病吧？”我總是這樣掛念着。

唉！都是爲了我呵！要不是我在這裏，她們怎麼會氣喘喘地在黃昏時候跑來，怎麼會犧牲了讀書而陪我談笑，怎麼會在暴風疾雨中走向那泥濘

的道上？她們回去了，洗腳，換衣，又不知耽過多少時間。課是犧牲了，但是，希望她們不要病。

“你住在這裡不寫幾篇文章，對得住這些風景嗎？”我記起寒今早對我說的話來了。

“好！下去寫東西吧！”我悽然地轉過頭來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下樓來，回到了寂寞空虛的小房裏。

一九三一，五 六上午九時半于岷濤亭

### 暴風雨之夕

夢想了一星期的希望，終於達到了。

文和寒提了酒壺拿着紙包，從馬路上走來，那時我正在和小章採花，一眼望到了她們，忙四步做兩步地跑去接她們。

“呵！買了酒來了嗎？”我一手搶過來寒手裏的酒瓶，這是一個小頸的圓玻璃瓶，無疑地一定是她們在化學實驗室裏偷來的。

“我們今晚喝酒呵！”寒氣喘喘地說着，汗像雨點般從她臉上掉了下來，文也滿臉通紅，我真替她

們着急。

“呀！你還穿着毛背心！不熱嗎？”文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地驚訝着望我。

“不！在山上很冷呢。”

“都拿來了嗎？”我又轉過頭去問寒。

“都拿來了”寒實在走不動了，這時我恨不得背着她走上去，我的精神特別興奮，一點也不感覺上山難，這也許是‘快樂’在幫助我使我忘了一切吧？

文滔滔地敘說着去年結冰時她們來這裡用繩子牽上來的故事，我無心聽，只是注意她們手裏的大包，我知道除了寒的一包乾泥鰍，乾筍，乾辣椒外，還有錚的臘魚，鹽蛋，烘糕等。

“錚的東西也帶來了嗎？”我故意問寒。

“都拿來了，今晚吃個飽吧！”她回頭來望我嫣然一笑，我同文也笑着合不攏嘴來。

她們在忙着洗臉，我却打開紙包，一面吃着烘糕，一面拉住寒同去廚房交給朱司務怎樣怎樣煮

下酒菜。

漸漸地夜幕垂下了，黑暗籠罩了大地的一切，燦爛的電燈在這無星的夜裏特別耀得光明，美麗。閣閣的蛙聲，叫破了夜的沉寂，晚風和煦地吹着，樹影隱約地在風中飄蕩，花香一陣陣送進鼻來，沁入心脾，令人欲醉。我們都在坪裏欣賞夜景，文和寒都在漆皮椅上一同躺着，我更放肆地洗了腳後，襪子也不穿，坐在她們的旁邊，不知怎麼文忽然提起 C 女士來，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她墮落的話，她是不可救藥的了，不是環境逼着她，而是自甘過着非人的生活。因為我在外面聽來關於 C 的消息比較要多，所以當我說及許多她們沒聽過的事來時，她們都氣得叫了起來，又談到蝶姐身上來了，她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女性，具有百折不回，再接再厲的勇敢精神，和吃苦耐勞有「三不（註一）精神」的新女性，寒文她們都佩服她，我告訴了她們關於蝶姐的過去和現在，使得她們時而嘆息，時而憤恨，時而快樂，她們的表情完全以我所談的為轉移。

“菜好了，在那裏吃？”朱司務來，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本來是決定到樓上的走欄喝酒的，因為在那裏可以望到對岸的電燈，和白茫茫的湘江。但是爲了風大，怕吹息了燈，摸着吃，又怕筷子刺入了鼻孔，最後還是取消原議，改在寢室裏舉行。

除了我們三人外，還參加了小章。他是朱司務的兒子，一個年齡十歲，皮膚細嫩而稍帶黃色，聰明活潑缺了一個門齒的男孩。他是湖人民衆學校的學生，讀過的字都能識得，做起事來又穩重，又敏捷，因此我們都喜歡他，他比我們還吃得多，只是沒有喝酒。

起初我們還嫌泥鳅沒有煮好，不該打湯，後來竟連湯都喝完了，而且敲了一個生鹽蛋，吃一半邊生臘魚，再沒有比這還有趣的了：

“我們來吃臘魚吧？”我看到菜已完，而杯中酒還有，這樣問她們。

“不，是生的。”文堅決地回答。

“也許是熟的吧？”寒的兩眼已經牢牢地釘在魚上面了。

“不！一定是熟的！”我說着還舉了我在家時看到母親做臘魚是先煮熟的例給他們聽，於是寒也說：

“你看，這魚還是油淋淋的，一定是熟了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大塊地撕下來，分配給三人吃着，害怕生魚的文也像我們一樣大嚼了起來，爲了怕她發酒瘋，僅給她喝兩杯，其餘都是我和寒瓜分了。說老實話，我還多喝了一杯，這是在我篩酒時耍的手法。

我們談到了酒不解真愁上面來，明知酒後的悲哀更加難受，但在苦痛時只想借酒來麻醉自己的腦筋，這也不知是什麼道理。文說：“酒醉後大哭一場那才真痛快呵！”

“喝酒真有說不盡的好處，”寒搖頭拖腔地說，“那次我們回家，爲了怕臭虫咬得睡不着，忙買酒來喝個爛醉，一倒頭，便到天明才醒。”

哈哈，我們都大笑了起來，寒這孩子光會說些耍哩傻瓜的話，沒一次不使我們笑的。

在杯筷狼籍的酒後，在人們的鼾睡聲中，我們也躺上床了。寒倒在椅上，我真感謝她解決了我的困難問題。本來小小的床，充其量也只能睡兩個，而今晚我們三人，是無論如何有一個要睡椅子的，她們是客，當然我要讓鋪出來，主人只有犧牲，但是我怕冷，睡在冷冰冰的漆皮椅上，一定會凍得我肚痛，這句話又不好說出來，正在：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時候，寒說了一聲，“給我被蓋吧，我就躺在這裏。”解除了我的苦痛。

遞給她呢毯後，我就倒在文的這頭睡下，大概是醉了的關係，倒下便一句話也沒說的睡覺了。

\* \* \*

“喂，英子，英子！”文大聲的叫着。

“怎麼？”我從夢中驚醒後問她。

“快起來關窗戶，風太大了！”

我睜開眼睛，忽看見一道紅光，從窗戶掠過。

“怎麼？是閃電嗎？”我驚訝天色變得太快。

“不但閃電，而且刮大風，下大雨，你不知道嗎？”文的聲音帶有點難受的神氣。

“我那里知道呵，完全睡覺了。”

本來點着的燈不知什麼時候熄了，我輕輕地摸着關好窗戶，生怕驚醒了正在夢裏的寒，她的腳凍得冰冷，我想給她被蓋，但我們兩人也只有一條薄被呵。爲了太疲倦，我沒有說半句話，又倒下睡覺了，只聽到猛烈的風吹得像排山倒海一般狂吼，有時像野鬼怒號，火山炸裂，‘棚’碎‘督’……的聲音不絕于耳，忽忽的風聲自遠而近，由小而大。

“我怕呵！”文戰慄着說。

“怕什麼？這是山裏常有的聲音，我是聽慣了的。”我閉着眼睛懶洋洋地回答了她。

口裏雖說着‘怕什麼’？心裏却在打冷戰，假若沒有她們在這裏，我還不知駭得成了什麼樣子。

“我冷！我冷呵！”寒在叫喊起來了，她大概是被我們的談話驚醒了的。



“來床上睡吧！”我的身子往裏移了一下。

“唉，真冷死了呵！我來了。”寒的聲音異常急促。

文忽然也爬起來了。

“幹什麼？文，我們三個人一頭不好嗎！”我想拉住她，但是又沒有氣力。

“不！會擠死了，我到那頭去。”

我們又無聲息地睡下了。

寒是呼呼地打起鼾來了，文還沒有睡覺，我夾在她們的中間被擠得喘不過氣來，右手被寒壓得不能動彈，左手和腳也被文壓得寸寸骨痛，本來是一個人睡的鋪，如今却擠上了三個小胖子，唉！活受罪，簡直有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的苦痛，但是爲了冷，爲了怕，我終於忍受了！

無論怎樣我不能睡覺了，聽得猛烈的風聲，樹聲，玻璃聲，……我憶起了五年前的春天，那也是暴風雨的一夕。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爲了二哥養肺病，租

好了兩間岷濤亭的房子，大的替二哥佈置，我就住在現在住着的小屋裏。是初到的一晚，二哥沒有過河來，我和小東住在這裏。起初我擔保自己什麼都不怕，於是拒絕了小東在裏面和我做伴，我一個人睡在二哥的大房裏，小東和朱司務睡在樓上。

我在燈下看書，一直到十一點鐘才睡，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過着山居的生活，我不覺得寂寞，只感到清靜。我像在外飄泊了多年的遊子，一旦歸來倒在慈母懷中一般地愉快，我離開了騷擾的城市，來到這古廟般的岷濤亭，我感到“六根清淨，五內皆空，”我願長久過這種寂靜的生活，我快活得說不出話來，當我躺下睡時，我默禱着：願我有個甜蜜的夢吧。我沒有息燈，爲的我在躺着想一篇文章的結構。

忽的一聲，“乒——乓”將我從夢中驚醒，燈光在疾風中左右擺動，猛然地“啪”的一聲燈息了，這時樹影從窗外撲來，好像夜叉的巨掌在空中揮着一般，由遠處傳來的餓——餓——聲，正像戰場上

的野鬼哭訴着冤魂。

我害怕得戰慄起來，突然間雷電大作，驟雨飛來，山中的樹木好似都被風吹倒般響得厲害，我以為真的是夜叉來了；這是我小時候聽故事得來的一個惡魔的名字，他是專吃人血的。天呵！小小的生命，今晚安得不葬在他的腹中？想到這裡，我彷彿見他從閃爍的電光中下來了，他的眼睛照耀黑夜輝煌，他的舌子快要伸到我的臉上來了，我害怕，媽喲，怎麼辦呢？我忙將頭伸入被內，連呼吸都不敢出重聲，我的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我在發燒，我出汗了！在被窩裏我的眼裏放出許多火星來，這些渺小的火星，又變成了各種奇形怪狀的魔鬼，我於是又使勁地拉緊被窩，將身體縮做一團，我怕鬼來掀我的被，我想變只小鳥飛了出去，但這可能嗎？好容易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東來叫門時我還沒有睡覺。

“開門！開門！快到正午了！”小東的叫門聲一陣陣緊張起來。我伸出頭來，只見紅日滿窗，鳥聲

噓噓，而我的全身像浸在水裏一般的濕了。

“昨夜你沒有駭倒嗎？我簡直睡在朱司務的懷裏，唉！真害怕呢！”小東這樣望着睡眼惶忪的我說。

“哼！我才不怕，那算得什麼！”我故意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回答地。

“鬼都不相信你的話。”

“你想我若是害怕，怎樣能安然地睡到這時還不醒來呢？”他居然被我駭倒了，但內心在責備我：“爲什麼你在抹着良心說話呢？”

★           ★           ★

又是一個暴風雨的晚上，是我們來山上兩月以後的事情。

“我怕，哥哥，我怕喲！”我被大風吹醒之後拚命地喚着正在熟睡的二哥。

“不要怕，有我在這兒。”他的聲音異常急促，像是剛被我的喊聲驚醒似的。

“不！我怕，哥哥，我怕呵！”我幾乎哭了起來。

他終於起來了，口裏說着：“不怕，不怕，‘窩兒寶寶（註二）’我來陪你”。於是提撻提撻的拖鞋聲，慢慢地來到我的床前了，他擦了一支洋火燃上了燈，我看到那幅披睡衣，懶洋洋地，頭髮蓬鬆的模樣，不覺微笑了起來。

在風聲停止的片刻裏，我催他去睡。

“不要坐在我床上。”我像孩子般地用手推他。

“爲什麼？你不是害怕嗎？”

“不！沒有刮風了啊！”

“好，我去。”

他正在站起來的當兒，猛然一陣大風從窗隙吹來撲滅了燈。

“哥哥，你快不要走，我怕呵！……”我緊緊地拉住他的衣裳。

“唉！原來小孩子是這樣反覆無常的。”他又坐下來了。

在黑暗中他握着我的左手，右手輕輕地在我臉上拍着：“寶寶不要怕，有我在身邊，唱個催眠

歌，好好睡着吧。”

“再不要叫寶寶了，我比你還胖呢？”我抽出了他握着的那只手，打了他一下。

“再不要打了，我會走的！”他做着要走的樣子。

“不！哥哥，你真的唱個催眠歌我聽吧，”我又拉住了他。

“對了，這才真是好寶寶哩。”

他聽我說沒有燈不能睡着，於是第二根洋火又擦燃了，這回他用厚紙擋住了窗孔，所以燈光雖然飄搖，但並沒有被風吹滅。他開始唱自己臨時創造的英文催眠歌，沒有音節，也沒有叶韻，只是他唱的聲音，特別溫柔可聽，我記不十分清楚，只有後面兩句到如今我還清楚地記得。

‘A sweet dream, a beautiful sweet  
dream, That make you happy and very  
happy’

他又給我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計劃了我們

將來去青島避暑的事情。

“寶寶，你這樣怕，將來怎麼好呢？”他忽然這樣問我。

“這話什麼意思？”

“你這樣害怕，我將來不和你在一塊時，我的責任交給誰呢？”

“交給我。”

“交給你未來的……”

“打死你這狗哥哥。”

“哈哈，狗的哥哥不是罵了你自己嗎？”他哈哈地笑了。

“狗東西，快給我滾出去！”我又用力推他了。

“好！我吹滅了燈，讓大風捲了你去。”他站起來去吹燈。

“不！好哥哥，我不罵你了，你想法使我睡覺吧，我實在太疲乏了呵。”

我完全像幾歲的小孩向哥哥撒嬌般地哀求，他也代替了母親，輕輕地拍着我睡去，慢慢地到了

夢鄉。

回憶到這裡，我的心痛了起來，淚珠像潮水般湧上來了！我傷心，我想痛哭，爲什麼同是暴風雨的晚上，同是睡在這間屋裏，而拍着我的二哥呢？那里去了？我大胆地叫了一聲哥哥，回答我的只是呼呼的風，二哥呵，難道那是你的幽靈嗎？我想用力打破壁板，但那邊床上睡着的是一位粗魯的婦人，而不是我溫柔和藹，愛我如命的二哥呵！

我不知怎麼今晚會傷心到這般地步，我要哥哥，我馬上想見到他，握着他的兩手。我又恨不得變成一隻小鳥飛到我的故鄉去，在二哥的坟上用斧頭劈開棺材將他的骨頭取了出來，帶在我的身邊，或者是我死了，葬在他的坟內，總之，我要和我的相依爲命的二哥在一塊！我忘記了一切，我忘記了我自身的責任，我也不管無數爲時代而犧牲的戰士，他們她們也是有和我一樣的父母弟兄姊妹朋友的，我想不透，我不管哥哥死了是不能復生，我要二哥，總之，我要二哥呵！……



熱淚從我眼中流到頰上，流到頸上，慢慢地浸入了我的胸口，我輕輕地喚着：“二哥呵，你的靈魂歸來吧！”除了不斷的風聲，雨聲，樹葉聲，人們的鼾聲而外，我聽不到其他，也見不到其他。親愛的二哥，你來夢中尋找我吧！我是特爲了陪伴你的幽靈，紀念我們的過去而來此的呵！你爲什麼不出現在你的妹妹面前，幾年來她不知爲你灑過多少熱淚，她要不是想到繼續你的遺志，做着你所希望的工作，創造你所希望她的人生，他早已與你同去！哥哥啊！爲什麼不夢到你呢？我歸到麓山來了，你爲什麼不在隔壁叫我寶寶，穿着睡衣，拖了拖鞋來唱着催眠歌給寶寶聽呵！唉！我的哥哥，你死了之後真沒有知覺了嗎？你的靈魂呢？……

★           ★           ★

眼睛因流淚過多，像針刺着似的痛，當熹微的晨光射進窗縫來的時候，我從他們的壓迫中掙扎起來，含着悲苦的心情，頹然地倒在冰冷的椅子上。

唉！在深長而沉重的嘆聲裏結束了我一夜的  
痛苦生涯！

一九三一，五，六：夜十時於孤燈下 在岷濤亭，（  
註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註二）因為我曾在‘這是誰的錯’劇中扮過一  
次丫頭——鶯兒——二哥就常以鶯兒呼我，又  
因我像個小孩般好玩 所以他總叫我喜寶。

麓山通信

我的好友們：

第一句要告訴你們的，是我對麓山發生熱烈的愛情了！你們一定又要笑我，但這是沒有妨礙的，因為無論我愛她到什麼發狂的程度，她總不會使我失戀，更不會有吃衛生醬油的事發生，因為誰要愛她誰就可以投在她的懷抱裏，她絕對不會拒絕的。

很清楚地在昨晚的夢中我見到你們了。在一間很雅緻的咖啡店裏，我們像孫行者一般地大鬧天宮。大家圍着來太在討論個什麼問題，你一句我

一句鬧得來太沒有方法應付，於是他臉紅紅地（正像‘那次’來壽紅臉一般）低下頭來，大家又大拍其掌，嘻嘻，哈哈，正在天將翻，地快覆的時候我忽然跑到屏風後流淚去了。

“來什麼那裏去了？”來壽說了這聲，隨即你們都四處去尋找我。

“哭什麼呢？你真太Sentimental了！”來喜很不高興地帶着譏諷似的口吻說着，他是第一個找到我的人。

他牽住了我的手用力將我往外拉，但是我終掙脫了，就在使勁掙的當兒，我醒了。

黯淡的如豆大的燈光在微風中搖曳着，呼呼的鼾聲從老伯母的鼻中發出，四壁是如此黑暗淒涼，邦聲更是時遠時近地一聲聲敲到離人的心上，我感到一種奇怪的悲哀，我輕輕地嘆了一口冷氣。的確，我不敢大聲，爲的怕以我的難受，而驚醒了老人的甜夢。

\*

\*

\*

天氣是這般晴和，自然關不住我的游興，於是匆忙地吃完早飯後就獨自一人過江了。

上面的話是在划子裏寫的，這裏的確是柔輓的搖籃，舟子像慈愛的母親輕輕地搖着我們渡過這渺茫的湘江。蔚藍的天空，浮着幾片棉絮似的白雲，嫋嫋的柔風吹得遊人熏熏欲醉。（不寫了，有個像你們一樣的“傢伙”在注意我了。）

一九三一 五——。上午十時於船上。

此刻是五，七日的晚上九點二十分，房東老板一家人早已睡覺，但並未聽到他們打鼾。汪汪的犬吠聲常常駭得我打冷戰，今晚也許有個賊或者什麼鬼在屋的周圍吧？不然爲什麼兩只狗都時時在叫呢？我怕，我真害怕啊！

我早知道你們會罵我了的，今天下午過江去拿信果然南弟告訴我說來壽和他的弟兄們都生了我的氣，若再不去信以後就永遠不理我了。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斷絕了你們這般弟兄們也好，不然花了郵票，信紙，信封還不算，還要惹上許多閒氣。

你想我這裏又不是什麼衙門或者警察署，來壽失掉兩只小獅子找我來告狀幹什麼？假若個個像你一樣，那真要命啊。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吧。

搬到山上來是在三天以前，本來早就想寫信給你們的，但是爲了享受快樂，爲了忙於寫麓山掇拾，所以將信頭子連壓了六天，今晚再不寫完，我要自己打自己的巴掌了。

我要對你們說的話都是大同小異的，因此只好又來一次‘空谷傳音’吧。

遠處的犬吠一聲聲緊急起來，雲麓宮的鐘聲忽然不斷的響着。天啊，該不是土匪來了，或者有什麼別的變故吧？我怕，我再不敢一個人坐在這裏寫字了，我要睡下緊緊地用被窩裹着身子連頭髮都不露出一根來。唉！上帝，前晚的狂風暴雨也該得我通夜未眠，難道今夜又有什麼在做怪嗎？真的我再不能寫下去了！

五，七夜九時五十分于麓山之根潭亭。

\* \* \*

到了第二天的正午。我真不願意繼續這封信下去了，因為我太愛動，我只想整天花費時間在爬山，聽泉水滴‘泡’——和採花上面，所以總不願提筆寫文章，唉！至少你們可以想到這兩天是沒有寫過一個字。

感謝上帝，昨夜竟安然地過來了。

今天清早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又跑到山上玩去了，晶瑩的露珠覆在青青的小草上，清涼的晨風吹得樹枝兒微微擺動，清脆的鳥聲真令人聽得發呆。朋友，全世界任何音樂大家都沒有她們唱得好聽呵。

我輕快地爬上了岷濤墓，站在那最高的石碑上望着城內和湘江。呵，原來一切都被籠罩在迷茫的白霧裏，分不出城市和水陸洲，要不是那條如白帶的湘江在中間區別的話。我想很好地放肆讀幾十分鐘的英文，練習我的發音，猛然間我憶起我的二哥來了，他是四年前的春天和我在此住過數月

而現在做了地下人的可憐人。那時我每天讀英文時他要聽我是否讀錯，他時時在糾正我，含着微笑對我說：“大胆地讀吧，不要怕！孩子。”呵，現在呢？……親愛的朋友們，恕我不能往下描寫了，見到的風景是如此奇美，我認過的字中無論怎樣也找不出形容牠們的字來。我太笨拙，可憐呵，我的描寫手腕竟窮困到了這個地步！我總覺得這些說不出美來的奇景，若用平凡的字去寫她，簡直是侮辱她了！我也曾讀過不少的關於描寫山景的文字，但沒有一篇使我看了滿意的。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我寫了些關於晴天，陰天，早晨黃昏，晚上……各種不同的山間景色變幻的文字，據二哥當時的‘嘉獎’說是成功的作品，（自然是說我的成功。）可是後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來到，竟不知去到何處去了。現在要想寫點眼前風景的文字，即使槍斃我也不可能。好友，你們來欣賞吧，我實在不能告訴你們這裏是如何的好呵！

我摘了不少的純潔的白花，沒有香也沒有刺。

我本想不摘她的，“留在樹上不好嗎？什麼人都能欣賞，摘了幾點鐘之後不就失掉了她鮮豔的生命嗎？我不應該如此殘忍，我不傷害她，絕對不去傷害她！”腦筋雖然發過幾次誓，但終於敵不過自私的愛的佔有慾，於是我摘了五朵來了，還捉了一隻蝴蝶，一只蜻蜓。現在我將兩個小動物關在紙盒子裏想把牠們活活地餓死之後再說。唉！我的心在戰慄，當我想到她們在黑暗的牢獄裏掙扎，她們活鮮鮮地自由自在翱翔宇宙的生命要死在我的手裏時，我感到最大的悲哀。我做了劊子手，我殺了兩個無辜的生命。但是回頭想想多少被犧牲在刀槍下的青年時，我又覺得這完全不算一回什麼事了。

我正在嘎然長嘯的時候，小麻雀（註）跑來了，我們又同到雲麓宮，那是一座有十八尊羅漢二十四位‘豬’天…的古廟，旁有飛來石，自來鐘的名勝，當我穿過廟堂時，“阿彌陀佛”都睜着忪惶的眼睛驚訝地望着我，他們絕對不會想到我是他的隣居而且是來此收集材料的。（目的是想將難民題在壁



上的詩文一律抄下，可惜忘記帶筆，惟徒有喚奈何。）

從荆棘叢裏穿過，露珠濺滿了一身。

★           ★           ★

早飯過後又到山林裏摘泡去了。上是峭壁，下有巉巖，我和小麻雀走在那荆棘叢裏，幾乎犧牲了性命！到處都有黑毛虫，那簡直成了麓山的特產。地下又特別滑，又沒有可扶的樹枝，但是爲了要得到那鮮紅的甜美的果實，我不顧一切的去。天呵，誰會想到我被刺得如此鮮血淋漓呢？鞋子也破了，那件曾經在武漢在長沙大出過風頭來的毛背心也扯爛了，還有脆弱的靈魂也被毛虫駭跑了，但是我還在向荆棘叢裏衝去，鮮血雖在不斷地流，我仍在奮鬥，呵，我是個不達到目的不止的猛勇精神的鐵漢呀！

我經過了無數次的跌倒，終於和小麻雀摘了很多甜美的‘泡’回來了。我把牠當作水果。哈哈，飯後吃水果簡直是洋化了！

休息十分鐘後是我讀英文的時間，那時來了

許多人圍着我看，尤其有幾位沒有聽過英文的鄉下老，簡直把我當作西洋鏡。我急了，忙回來關起門來給你們寫信，可是他們還癡癡地在窗外望着，唉，討厭的那些人們（上午十一時半寫）

感謝來壽的‘社會與教育’如此軍事教育’簡直是把我的牙齒笑‘硬’了！

來祿，實在對不住你，你是如此希望我帶些麓山春訊給你，而我却給你以意外的失望。曼虹，你不要罵我吧，我到底不是詩人，那會幹那些玩意呢！

還有許多關於學校的新聞我不想在此說了，下次總有機會吧！

我又要下山玩去了，再見吧。我的好友！

一九三一，五，六夜九時於麓山湖大四舍。

（註），小麻雀就是房東的兒子，因他走起路來老是像麻雀般跳，所以我替他取了這名。

往 事 不 堪 回 首

“文！我難受，今天過江時，我恨不得投水”我氣喘喘地從外面走來對着正在習代數題的文說。

“爲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文對人常常是這般誠懇而真摯，尤其對我假若有什麼難解決的問題發生時，她總願意幫助一切，祇要她能力所及的，聽了我的突如其來的話，於是忙放下筆，微笑着問。

“來吧，我告訴你。”

我怕打擾另一位和文一同習算題的C君，所以帶她到隔壁屋子裏來，這裏的兩位主人都在今天過江去了，而且今晚是不回的。

我將今天S君的某種態度一一向文說了，我含着兩眶熱淚，只是未曾流出來，唉！我想不竟會受人家如此白眼，人竟是如此冷酷的。

“那沒有關係，氣什麼呢？”文是學科學的人，頭腦自然是科學化，而有時說話也在不知不覺間科學化了，她沒有像詩人般的甜言蜜語去安慰我，雖然關心着我的難受，但爲了自己的考試，也許此時腦筋裏正在想着X，Y呢。

“好，話說完了，你去做事吧。”我催了兩次，文

才離開這房子裏。

“英，過這邊來吧，我們不是讀英文，習算題是可以談話的，你過來吧！”文在隔壁喊我了，同時C君也在致着歡迎詞：

“來吧，密司H我們歡迎你來這裏寫文章呵。”

“不！我心裏很難受呵！”我站在文的面前了，可是現着即刻要走的模樣。

“我以爲學文學的人是很達觀的。”C君望着我微笑：“一切都應當看做小說一般，何必太認真呵。”

“理論上是說得通的，但是事實上有時很難辦到。”我冷笑了一聲之後走了。

雖然文仍在挽留我過來，但我假借寫信的名義堅決地謝絕了。

我坐下來頭腦昏昏地什麼都不想做，只是憶起和S的許多往事。

這的確使我對於人生懷疑，認識一切都是不住地變幻着的，自然情感也不能例外。

S是我在鄉間一個小學校讀書時候的朋友，我倆都有卓絕的天資和遠大的志向而又都嗜好文藝。在中學時雖然兩人不是同校，但書信往還至少每週有兩次。我們除了討論問題研究學問外，還極力安慰彼此的精神和鼓勵各人的上進。S入的教會學校，裏面規則很嚴，每月只能出外一次，但S有時爲了想念我的原故，竟百般想法請假出來，我也常遙遠地跑去看S。有一次正遇着五一勞働節，街上沒有洋車我就步行着到了S的學校，好容易等着她下了課。

“怎麼，今天沒有車，你也來嗎？”S喜得跳了起來。

“唉！從南極跑到北極，腿子酸痛，腳板發燒，這都是爲了你呵！”

我一雙藏着無限深情的眼睛緊緊地釘住S，於是我倆的手，握得更緊，一切情感都寓在微微地一笑中。

我倆是如何地驕傲呵，許多人都羨慕我們，笑

我們是同性戀愛。但那時我們並不懂得什麼叫‘戀愛’，只是兩人的心和靈魂緊緊地結在一處，兩人的思想志願相同而已。

四年之後，我對於文學有了新的進步，畢業後曾擔任過兩次報館的副刊編輯，曾參加過革命工作，我為生活及工作所忙沒有多給S寫信，而S也在無形中竟對我的情感一天天冷淡起來，而於曾經羨慕過我倆的生活，責備S只顧愛我不理旁人的芬發生熱烈的愛了！現在她們的情形，正像六年前我和S的一樣。

“唉！這有什麼希奇呢？一切都是時時在變動着的呵！海誓山盟，情感永遠，簡直只是一句騙人的話，一切看做蒼狗白雲一般吧，認真幹什麼？”想到這裏我再不以這件事來苦自己的腦筋了，我從一個僅僅存有兩大枚的破錢包內取出一封用稿紙寫着的信來看：

英：

春光快消逝了！然而這春天所給與我的究竟

是什麼？我不知道。我不覺得春光明媚可愛，外界不能影響到我們的心境，要是我們一無牽掛，快活得流出眼淚來，就是蕭蕭的悲秋或冷酷的嚴冬，我們仍是覺得一樣地可愛的，英，你說對嗎？

以前我以為你在北平生活是很幸福的，你來到武漢時，我們滿以為你能快活地過幾天，然而，英呵，不堪回首的是往事！人與人之間竟得不着諒解，離率真和坦白的道路，好像還很遠呢。

前天看了你給南弟的信，得知你在長沙也很困難，甚至比這裏還不如，現在你的筆又掉了，唉！不幸的人，到處會遇着不幸的呵！

英，忘記過去的一切吧！努力的是現在，可愛的是將來呵！願你躺在麓山的懷抱裏，你的心徜徉在白雲裏那樣地自由。

萍，五，六。

我看完信後毫不思索地從抽屜內拿出紙筆來回了一信給他。

萍：

來信收到了，我應該怎樣感激你呵！特地借錢過河去取信，誰知僅僅只有你這短短的一封，然而萍呵，儘夠安慰我苦悶的靈魂了！

你是知道我很達觀的，樂天的，即使明天要餓肚皮了，今天有兩毛錢我還是要去買菜子牛肉和玫瑰瓜子來吃的，因此‘窮困’對於我簡直沒有關係，我總不會為牠而焦灼。但是這次可真把我急壞了！你想，失掉了我的曾經寫過多少生命史上的痕跡，換取過多少麵包，一年來被我天天帶在身邊的小巧玲瓏而又特別好寫的胖大哥從上海買來送給我的小黑鋼筆，是多麼不幸呵！辜負了送筆者的隆情厚意還不管，你想我此後那有能力再買她呢？唉！

我是素來不求人家的諒解的！即使全世界沒有一個人了解我，我也覺得毫無半點關係，朋友，只要自己能夠了解自己已是萬幸，何必希望別人呢？

你要我忘記過去，唉！印在腦海中的不可磨滅



的深刻的傷痕那會能忘記！你希望我努力現在，却又願我躺在麓山的懷抱裏，朋友，你說話多麼矛盾呵！我現在真的與大自然化而爲一了，我忘記自己是在人間，我沒有憂愁，也沒有希望，我只盡量地享受目前的美景，這是我數年來奔波勞碌得到的片刻安息。但是，我害怕着，我怕我久戀此間而忘記自己所應做的事。好友，我就誤了不少的功課；也就誤了數十辛辛學子的光陰。好在我幾天之後回去看看衰老的雙親就可起程北上了！否則對於我的前途是多麼危險呵！這幾天的光陰完全消磨在別人以爲富有詩意，而我感到害怕的山居生活中了。我與社會隔絕，好似入山的尼僧。這是新青年所應過的生活嗎！無數萬戰士爲革命犧牲，躺在槍林彈雨中的鮮紅的血泊裏，而我却高歌悠游於山水之間。好友，吃百姓的飯，穿百姓的衣，使用百姓的血汗，而竟半點事都不做，真是罪不容誅呵！

其實這都是些廢話，多談也沒益處。請你放心的是我近來精神還好，物質是不能影響到我的喜

怒哀樂的，沒有錢，我就不下山，這是個很好的辦法。

我慶幸我有些勉勵我，安慰我，幫助我的朋友，我究竟是人間的最可驕傲的一個呵！……

別 矣 麓 山

是在一個陰天的黃昏，我從鄧家灣回來看見桌上擺着一封水紅信封寫着娟秀的藍字的信，我迫不及待的大聲叫着：“朱司務快拿燈來！”

“燈，在你的桌上，先生。”他從容地走了攏來。

“沒有火柴。”我仍帶着急促的聲音。

“也在桌上。”

好容易我摸到了火柴，吱的一聲擦燃了，但被風吹滅了，再擦一支，又被吹滅，再來一支，仍然被吹滅。這時我真急了，“爲什麼刮這大的風呢？他媽媽的這鬼天！”

大概是朱司務聽到了我的罵聲的原故，他忙走來替我燃上了，而且關好了窗戶。

“不要開牠，不然又會吹滅的。”他囑咐我這聲之後走了。

就在站着的當兒，我拆開了這封奇怪的來信。

“芙英女士：

“奇怪，爲什麼寫女士呢？這一定是個不認識的人寫來的。”看了稱呼，我就覺得這是封非凡信，但我仍以爲是寒文開的玩笑，因爲她們曾笑我一個人住在山上太寂寞，也許是她們故意寫封情書來開玩笑吧！但是字跡是如此生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定不是她們的手跡，呵，也許是請別的同學寫的吧，不管牠，還是靜靜地讀下去好了。

我仍然站着，因爲好奇心將我整個的靈魂都維繫在這封信上面了，我忘記了坐，也忘記了小孩送來的飯。自然，在信還沒看完之前，即使記起了飯也不會去吃牠的。

我只想慢慢地靜下心來讀這封信，然而終于很快將牠一口氣讀完了。

字是這般小而潦草，這使我不得不捻大了火

來讀牠，雖然燈內沒有多少油了，但不捻大一點，怎會認得出來呢？

“請你恕我冒昧寫這封語句荒唐，字跡潦草的信給你！當你看到牠時或許要驚訝，要痛罵我，但這些我是不管的，無論你以什麼態度去讀這封信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的目的是將這信送到你的面前，即使你看了封面而撕毀了牠我也絕對不怪你，更不敢怨恨你，因為我實在太冒昧了呵，敬愛的芙英女士！”

我真想不到在這沙漠般的長沙，能讀到你這多充滿着活躍生命的作品雖然你有時也未免太寫得悲哀，沉痛……但在深刻的含蓄裏誰不知道你是在苦悶中掙扎，黑暗中奮鬥呢？

我是素來不高興看副刊的，因為上面的文字總是些佳人才子描寫風花雪月的無聊東西，即使有一兩篇稍為可以過目的也不過是些懦弱的青年發出兩聲性的苦悶，墮落呀，苦

酒呀的叫喊而已，這有什麼可看呢？更無聊的是那些投機份子，他們明明寫的是一篇很好的文藝，但爲了要迎合統治者的心理多施給他幾個臭銅錢，于是他故意控造一些事實來做小說材料。真正努力文學的人誰肯在這些可恥的副刊上寫文章呢？

也許你要發氣了，一定的你要疑我前面寫的是在譏諷你，罵你，但上帝知道，我是在發我心中的牢騷呵！我絕對不是譏諷你，呵，偉大的芙英女士，你還不知我怎樣在尊敬你，仰慕你，敬愛你，爲你傾倒呵！”

“真要命，這是什麼東西寫的無聊的信！”我看到這裏真想撕掉牠，憤怒之火由我心中發出而燃燒到全身，我不慣看這樣的信，尤其是現在我簡直見了什麼欽佩，敬愛等字就如見到糞蛆一樣討厭牠，然而我終于繼續着看底下這些寫得更潦草更零亂的字。

“芙英，請恕我省去了女士二字，因爲我

太……你了！天呵，我怎敢寫出那個字來呢？我害怕，我此時全身都在戰慄，也許你早已將信丟在地下，或者撕成碎片了，然而我不管，我要大胆地寫出我心中的話來，我要鎮靜着好好地寫下去。英，假若你正在發怒，也請鎮靜一下好嗎？何苦呢？我不是毒蛇，也不是猛獸，更不是……我不會傷害你，僅僅只請求你看我這信。呵，這封比用血淚寫成還厲害的信呀！我希望牠一個個字射進你的眼簾，而且永留着牠的印象。

我爲什麼還沒說出我心坎中的話來呢？已經寫了不少了，但還不到我要說的十分之一呢。英，你討厭了嗎？我真罪過，不應該無端耗費你寶貴的時光，惹起你心頭的煩惱，然而在這死灰的環境裏除了寫給你這封信外我實在很難找到同我談話的人。他們都是不了解我們視我們如同仇敵，呵，話又扯遠了，還是收回來吧。

既是那樣討厭副刊，爲什麼我會見到你每次的作品呢？自然這是有告訴你的必要。

在一個大雨盆傾的早晨，霞妹拿着全民報的副刊走進來很高興地叫着我：“哥哥，你看這裏有一篇好文章——一定是個逃亡的人寫的。”

“什麼題目？”“湘鄂道上”

“你怎麼知道是逃亡的人寫的？”我很奇怪她說出那樣兩個字來。

“看裏面的情節就可知道。”

隨即我接過報來一口氣讀完了，真的，像這樣美麗的文章我很少見到過，也可說從來沒有。這絕對不是吹牛皮，實在你寫得太好了，你的文字活潑，語句流暢，蓄意深刻，悲憤之氣充滿了字裏行間，牠是代表一般青年在如此黑暗時代的苦悶的叫喊，牠是前進的鋒號，我愛讀牠，但是絕對不相信這是女子寫的，因爲普通一般女子都是懦弱沒有勇氣的。

即使她曾經轟轟烈烈幹過什麼事情也不過是一時的某種衝動，等到受了挫折便消極下來甚至反過來走上反動之路的很多，因此我不相信有個女性能夠像你寫的那般有再接再厲的精神的。

“什麼女士，一定是男子冒稱的。”當時我這樣對妹妹說。

“也許，因為我想在現在恐怕找不出這樣的女子吧？”她也同意我的武斷。

以後繼續着讀了你四篇文章，感謝你寫上你的住址，使我得見了我所懷疑的女性，呵。偉大的芙英！

第一次我上山來看你時完全是好奇心在驅使我，‘也許她不住在此處，故意寫上一個地名吧？’我的確這樣懷疑，我想你怎麼會以住址老實告人呢？結果我的猜想錯了，事實證明了你住在××亭而且我去的早晨你正在讀英文呢，記得嗎？英，好幾個鄉下女人圍着你



看，她們也許從沒有聽過這奇怪的聲音因此都表示着一副驚訝的面孔，你躺在松樹下的漆皮椅上聚精會神地讀着你的書，雖然你的聲音很清爽，然而我聽不出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書，及到你放下書去喝茶時我才偷偷地看到了書的殼面“*How Man Conquered Nature*”！僅僅四五分鐘的時光我離開了這裏。

在路上起伏着的心情和顫動得厲害的靈魂在此可以不說，因為我並不是在寫小說呵，我只想儘可能快地說完我心中要說的話。

第二次見到你是在陽光充滿了你房中的下午，那時你正睡在椅上而且微微地發出鼾聲來。你的面孔是如此恬靜，而現着微笑。呵，你正像朵午後的玫瑰懶洋洋地躺在樹叢裏休息。你的眉毛是如此深黑而多。亂髮散在你的額上，雖然你的皮膚不白，但那樣正表現着是一個富有健康美的女子，不！在風塵中奔波過

來的征鴻。你的鋪蓋是如此樸實而簡單，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個小姐的行裝。桌上擺些稿件花瓶書籍之類，花，已經憔悴得不堪了，但你還沒有丟牠，書，我不大看得清楚，不過你手裏的一定是 *The King Coal* 因為我望到了赫爾兩字，因此我斷定牠是那本書，你壁上的畫，雖然只有幾幅，却能代表你整個的生活：有優美的山水，有天真的小孩，有正在耕種的農夫，有汽笛聲中的工廠，還有就是一朵鮮豔的薔薇和一幅 *Vorga Boatman* 的畫圖；這是我在黨人魂中見到過的，因此一看就知是片中的一幕。我不敢久望，因為怕你醒來，其實有什麼關係？與我同時望你的還不知有多少，他們她們都很奇怪為什麼在深山裏住着這樣一個孤獨的妙齡少女。而我却知道你是爲了什麼而來此的。

回到家後，我並沒有將這些事告訴霞妹，因為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的祕密，無論如何

不讓第二個人知道牠，但現在是我們兩人知道了。

以後我又見過你三次，一次見你氣喘喘地拿着一大包東西從馬路上走來，也許你是從湖大來吧？因為我看見你常常寫些關於湖大的事情，小說中也常有那裏的人物出現，一定的你是從她們那裏回來。

我的目的是在再見你一面，誰知走去你連窗戶都關上了，這不但令我失望而且我還害怕你走了呢。幸而好，我們在我下來你上山的途中遇到了。你簡直連望都不望我的往上面走，我却停住腳死死地望着你的背影一步步前進。

‘爲什麼我不鼓着勇氣同她談話呢？爲什麼我不替她拿點東西呢？’不！她會誤會我是流氓，說不定她還會叫警察呢。’反覆地想了很久，自然沒有勇氣追來，也不敢叫你，于是我一直望到你的影子在屋前那顆大樹下消逝

之後我才蹣跚地一步步走下山來。

其餘兩次一提到你就會記得的，那是前天和昨天的清晨。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起的這麼早，當我從你門邊經過的時候還只有五點半，而你那時就在漱口了。你還記得嗎？幾聲狂狂的犬吠聲起後從樹背走來一個僅僅穿身襯衫的人你用驚奇的眼光望了一下後又將視線移向別方去了。我那時像着了魔似的全身在顫抖了！我幾乎不能支持，我像快要滾下山去的樣子。我想假若我真的滾在山下被石頭撞出血來時你也許會忙放下漱口盂而走來扶起我吧？呵，那時我可以同你談話了，我可以問得你的真姓名，說不定你還允許我到你屋中去休息一下呢。呵，英，寫到這裏你一定在發氣了，不要罵我無聊好嗎？要知道這是我的忠實的自白呵。

我絕對不是無聊的人，也不是什麼患神經病的人，告訴你吧，寫這封信不過是好奇心

的驅使，不過是爲了我太敬愛你了，同時也可說是一時的感情衝動吧。

我是個什麼人？也許你想知道，也許你不願知道，但我可以最簡單地告訴你。我父母兄弟都有，只是他們早已不認我爲兒子兄弟了，他們說我是家庭的逆子，社會的叛徒。他們將我驅逐出來，已經三年不供給我的生活了，但我反比以前快活！因爲我得着了一部份的自由，我的靈魂有了寄託，精神是時時刻刻興奮着的，信仰就是我的生命，自從有了信仰，我就開始過着人的生活了，我的生命是活躍的，雖然我也曾受過不知多少的挫折，但那不過給我一個更好的教訓而已，牠使我更深刻地認識社會，更努力地趕快實現我們的將來！

我的妹妹很好，她是和我思想一致的，不過她不能和我一樣能吃苦，更不會有你那樣的勇敢精神，可是她究竟是個可愛的孩子，因

爲始終她是我們戰綫上的一員呵。

你一定奇怪怎麼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寫信給你，告訴你我還有要緊的話在後面呢。頂好你是離開這裏，你難道不知道嗎？這裏是白色恐怖最厲害的地方，你爲什麼敢以住址寫在文章的後面呢？雖然不是聰明的人不會看出你的思想來，但任你如何技巧好總有一天你會被別人認識出來的。幾次我在見到你而你不知道我時，我想告訴你此地的環境，希望你另搬地方，然而又怕你誤會我是偵探，因此不得已而寫了此信。前面雖說了些唐突的話，但我也要原諒我的真摯的情感和忠實的心懷！敬愛的英，你不要悲哀，到處都有我們的兄弟，到處是我們的家。漂流生活算不得什麼，‘逃亡’更是我們的家常便飯。有什麼可咀咒的呢！我們時時刻刻都應該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奮鬥！我希望你不要只顧寫些發牢騷的文章，也許你是因了沒法維持生活而出此一途

那麼我希望你下次更巧妙地去描寫，不要使別人一看就知道是怎樣的人寫的。

要說的話完了，我也不必告訴你我住在什麼地方，你固然不會去找我，而我因某種關係，也不能讓你去。

幾年來都是過的痛快生活，只有近來是最苦悶了。不然在緊張時候那有心情寫這樣的信，那有閒功夫跑來幾次偷看你呵。

我也是嗜好文藝的，當然你也許可以從信中看得出來。

我不想打聽你的真名姓，因為我並沒有別的野心，敬愛的英呵，別了！希望你時時記得這句話。無論在什麼壞的環境裏，到處有我們的弟兄。因此，英呵，你雖住在孤寂的深山裏，但你永遠不會孤獨的！

敬愛你的人——浪濤 于一九三一，五，九夜。

看完信後我頹然地倒在床上我不知這信怎麼

送來的，我僅僅出去半點鐘居然發生了這件怪事。假若我的窗戶關了，他將放在什麼地方呢？我如此想着。

信是兩天前寫的，也許因為沒有機會的原故，所以遲到今天才送來。

“喝！你怎麼不吃飯？”老闆娘進來，我才注意到擺好在桌上的飯菜。

“不想吃，”我無精打彩地回答她。

也許因為看信時眼睛吃力的原故，不一刻就睡着了，而且直到第二天才醒。肚子痛得叫喊起來，我知道昨晚又沒有蓋被。

★           ★           ★

“給你一封奇怪的信看吧。”我從錢包內取出那封信，來交給睡眼忪忪的寒。

“怎麼你來得這麼早？”她還沒有十分打開眼睛。

“還早嗎？六點鐘了！快看信吧！”我催着她。

文聽說有信也跑過來了，她倆一同讀着，臉上



不住地現着笑容，文更是時時取笑我。“Love Letter, Love Letter”的叫個不了。

“不要開玩笑 Not Love Letter呵。”我也帶着中西合璧的腔調回答了她。

隨便在桌上拿過來一份五月十二日的大公報，一看猛然間在社會新聞欄裏，我見到了如下的句子：

昨日(十一日)下午六時在××橋十三號捕獲有××嫌疑犯之兄妹兩人，兄名劉高又名浪濤，妹倩霞，現肄業××女校當抄出反動書籍數種連同犯人一併解往三區究辦。

唉！我緊握拳頭在桌上重重的一擊，我倒在床上了，兩天來早晨從我屋邊走過的影子活鮮鮮地現在我的腦海……

一九三一，五，十三 寫于長沙。

一九三一，六，十四，完于上海。

## 海上孤鴻

蒂弟：

此刻清朗的半輪明月照在清澈的碧海裏，我只想靜靜地坐着領略月夜的海景；奈何起貨的聲音擾亂得使我不能靜下來。

船是下午六點到的煙台，現在快到九點了，但貨仍沒有起完，也許要十一時才能開船吧。

此時的情感連詩都不能表達出來，因為詩也是文字組成的，的確，文字這東西太死板了，太不

中用了，蒂呵，到底怎樣去表示我此時的情感呢？

頭有點暈，眼皮也罩下來了，但我不想睡。爲了明亮的月，爲了美麗的海。的確，僅僅只爲了月和海，我不忍眠，我想一個人獨享這富有詩意之夜，不！比詩還有趣，比一切還偉大的海的月夜呵！……

我能寫出什麼呢？海是太美了，月是太美了，笨拙的我能寫出什麼呢？無用的文字能表達我心中的什麼呢？

呵，記起了，還是敘述剛才我們去煙台的一幕吧。

自從聽到船在煙台要停四個鐘頭的消息以後我便下決心要去玩玩，不僅玩玩，最大的目的是在發一封信。

好容易等到小火輪來，我們——我和勤還有兩個廣東人，是剛才認識的。只知道他們也要去玩，並不知他們姓甚名誰——由大餐間的橋上走進船裏，我很高興地坐在船頭的椅子上，悠閒地望着在海中來往的小划子和正在打架的一對小

孩，他們的臉都抓破了，鮮血流在他們的兩頰，唉！要是他們的母親看見了，不知要怎樣傷心。我心裏這樣想着。

“喂，走開走開，不要坐在這裡！”一種粗暴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小火輪上的一個水手在喊我讓位給那三個剛才我看見他們親吻的外國人坐。

“他媽的，爲什麼要我走開呢？”心裏儘管你如何在怒罵，但口裏終于不敢說出來，我瞪着兩個大眼睛向他瞪了一眼後慢慢地站了起來，那三個狗洋人一瞥股就坐下了，那時可惜我缺少一枝手槍，不然我真想將他們結果。他媽的，爲什麼要我讓位呢？這時我看見好幾個西裝穿得很漂亮的少年他們都望到鋪着白布的凳子不敢進去坐，他們平日在洋車夫面前，在搬運夫及一切的小伙計面前的那種威風凜凜的神氣不知消磨到何處去了。他們像羔羊一般馴良，站在那里連動都不敢動。我爲我自己可憐，我爲西裝少年可憐，我更爲全中國，甚至

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可憐，他們都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過生活，他們簡直不是過的人的生活。爲什麼？真的爲什麼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享受一切勞動者製造出來的文明，他們享受着人間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幸福。他們舒適地坐在椅上高談闊論，他們決不會見到在拖船上在划子上搬運笨重的貨物的苦力，他們是汗流挾背，臉皮晒得像薰黑了的臘肉一般，他們是赤着背掛一條爛了無數孔補了無數疤的破褲，他們氣喘喘地運着東西，呵，這些吃的東西，用的東西，都是帝國主義者，都是有錢的人才能享受，他們自己連見都不能見一面呵。

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我的怒火在內心燃燒着，我緊握着拳頭，幾乎要大叫了起來。我不懂替帝國主義者當走狗的人何以這樣不知恥辱，他自己不也是中國人嗎？不也是被壓迫民衆之一嗎？爲什麼他還狐假虎威，幫助帝國主義來壓迫他的同類呢？爲什麼他這樣欺負他的同類呢？我憤恨，我想假若此時我握着手槍在手裏第一顆子彈一定落在

那混帳王八的水手的腦上。

我忍着，我終於忍下來了，因為我想到了有比我更受侮辱的同胞，更受壓迫的無數萬萬勞苦羣衆，他們比我更受到多的氣，大的侮辱和深沉的苦痛，要我讓開筵這算得什麼呢？難道連這點都不能忍受嗎？

這時我又記起一九二九年的一個春天的晚上我被巡捕趕出法國公園的事來，我又想到前天上船時被茶房趕走我們，不要我們在大餐間外面坐的事來，更想起二哥有次搭日本船，被日本鬼子用皮鞭趕下來而他很憤慨地寫給我的一封信的事來，……總之，只要有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一切問題我都聯繫起來了。我知道光是憤恨是沒有用的，不過給我們一次刺激愈能堅強我們的意志，愈能提高我們的熱情，深刻我們的認識，我們是消滅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我們是勇敢的戰鬥員。我們一天不消滅他們，一天得不着人的生活。……

船靠碼頭了，“往何處去？”的疑問開始在我們

各人的腦海中盤旋。“要車嗎？要車嗎？”的聲音在我們的耳邊緊響着，洋車夫完全攔住我們的出路了，但我們仍在努力向前擠着。

“怎麼樣？”那位高一點的廣東人微笑着問勤。他的意思是：“我們往何處去呢？坐車呢？還是走去？”

“走吧！”倒是我先回答了，雖然我並不知道走那條路好，但我願意到人少一點的地方去——一來怕被他們擠倒，二來可以從容決定究竟到什麼地方玩去？

“你們也是First嗎？”勤問他們。

“是。”他們都笑了。

“糟糕！マズ”的口頭語又來到我的嘴上了，但爲了怕洋車夫聽到，我忍住沒有說，只是用手帕緊緊地按住了嘴在暗笑。

“到那里去呢？”勤又在這麼問了。

“問警察去吧，他一定知道什麼地方好玩。”我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快活，原來我見到

拿木棍的黃衣警察了。

“對了，你去問他吧。”勤真有點奇怪，在上海時許多次都是他要我去問警察的。

“此地有什麼地方好玩？”

也不知是我的北方話不大漂亮，還是那位警察先生的耳朵有點毛病，他側耳傾聽了許久還聽不出我說的什麼來。

“此地有什麼公園沒有？”我又補上了一句。

“……”他還是沒有聽懂。

這時真把我急死了，他們三個人都在旁邊微笑，車夫都跑攏來包圍我了。我被困得滿臉通紅，愈着急愈說不出話來。沒法，只好喊住那位高一點的廣東人：“你對他說吧，公園在什麼地方？”

他也鬧了很久才使警察恍然大悟，他告訴我們前面有處地方可玩，可是什麼名字我始終沒有聽到。

“多少車錢？”廣東人很耐煩地問他。

“大約三角洋錢。”



就在被車夫包圍中我們跳上車了。

煙台的洋車比北平上海私人用的包車還要漂亮，坐在上面自然是萬分感到舒服，走起路來又有象皮喇叭‘督督’的叫着，真有威風凜凜之慨。

經過了無數彎彎曲曲的小巷大街，才達到一條廣闊的馬路，車夫在一座醫院門口停下了。我一眼看見了‘診察處’三個字。“怎麼？這是醫院！”我簡直氣得跳了起來，我以為他們故意倒亂，將公園聽成了醫院。

“就在上面，路太陟，你們下來走走吧。”

一個洋車夫操着一口山東的洪大聲音這樣解釋之後我才抬頭看到上面的小山，亭子，樹林。

“上面是第八中學校。”拉我的那個車夫又這樣告訴我，他們完全知道我們的秘密了。想起來多麼有趣呵，四個人都是第一次來煙台的人，難怪剛才要受窘了。

原來我們去的是玉皇殿，上面除了擺着菩薩的殿外，什麼也沒有。幸而後來見到了一位和尚，

他很和藹地留我們到他屋裏去坐。勤忙問他這里最熱鬧的街在什麼地方。

“東西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都是街道熱鬧的地方。”他這樣回答，好像有點不大高興的樣子，我想假若問觀音廟，佛祖殿在什麼地方，也許他要高興一點吧，不過這也是我的猜想罷了。

他——和尚——又打開了上面玉皇寶殿的門，讓我們上去玩，呵，真想不到還有這樣清幽的仙景，緣着一條灣曲的花徑走去，就看見一所私立小學的教室，門上已經下鎖了，但從小小的玻璃窗裏，還可看到黑板上寫的是一幕戲劇的佈景。微微的清風送來一陣陣花香和木香的氣味，我有點覺得陶醉，陶醉在這幽靜的美景中。

和尚又指引我們去後面的假山上看煙台的全景。呵，整個的煙台在我們的眼底了。這時我真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我縱目遠眺，只看見魚鱗般的紅磚瓦屋在太陽閃爍下發出燦爛的火光來，這火光象徵着一種光明，未來的光明。

再看我們的所在，呵，更美了！有漣漪的池水，池中開着初放苞的荷花，兩樹含苞待放的石榴正發出異樣的奇香，我偷偷地採了兩朵收在錢包內，這是準備寄一朵給蒂弟的。假山的下面是座真山，旁邊有小亭，亭內有石桌石凳，淨潔異常。我只想靜坐此間，奈何那位廣東人急得很，他催我馬上走，沒有法只好跟着他們走了上去。

“下次我一定一個人到這裡來靜靜地坐幾個鐘頭。”臨走時我還回頭望了這亭最後一眼。

因了和尚的殷勤，我們終于一間寫着教員休息室的房間裏坐下了，他泡了一壺很香的茶來，我們喝完了才走。

“再來，希望你們下次再來！”和尚很恭敬地向我們行禮。

“再來，我們一定再來！”

在充滿着快樂中我們走下山來。還好，洋車夫並不像上海流氓式的敲竹槓，我們花了兩元四角終于到了碼頭。

一團火紅的太陽，掛在西邊的雲裏，半灣明月也高照在天空，海水漣漣地泛着微波，晚風嫋嫋地一陣陣吹來。我們坐在小小的舟裏大家默默地領略大自然給與我們的快樂。

吱的一聲響了。我忙回轉頭來看，原來是廣東人在拍落霞的照。

“替我也拍一個吧。”我帶着小孩般害羞的語氣很不自然地問他。

“光綫不好。明天出太陽時一定替你拍。”

划子靠近了船，第一個搶着跳上的是我。

一九三一，七，廿二。晚十一時在煙台。

## 偉大的前程

親愛的：

這是你送給我的美麗的小稿紙，我想好好地寫篇文章紀念我們的愛，但是我寫不下去，我的腦筋沒有一刻鐘是甯靜的，爲了候你的來，我快要到瘋狂的地步了！

因爲太痛苦的原故，我又下了捨棄愛的決心！在我沒有愛上你以前，我是多麼自由呵，我完全過的是理智生活，“難道沒有愛人就不能生活下去嗎？

我絕對不相信！”我時時這樣安慰自己。你當然知道並不是我找不到愛人，並不是沒人愛我，而的確是我不愛人，拒絕了他們的熱情和赤心，親愛的，你當然知道我是爲了什麼而不需要愛。但是當我將整個的靈魂暗地裏寄託在你的身上而你也在了解我之後發狂地熱愛着我的時候，我的人生觀又改變了。我的已經死去的青春爲你而復活了，冰冷的情感爲你的愛之火焰燒得沸騰起來，淒淡的我的人生舞台上忽然罩下了一塊鮮紅的幕布，揭開這幕布可以看到裏面有座美麗的花園，園中開滿了絢爛芬香的鮮花，長着青青的小草，有自然界的美景——翩翩飛舞的蝴蝶，歌聲婉轉的黃鸝，依依的弱柳，魁偉的梧桐，還有堅固的青松，和許多不知名的花草。園的當中有一條陽光照着血紅的路，那是達到光明自由平等之國去的，於是我興奮了！我忙伸出手來拚命地向前奔去，他就站在花園的那條光明之路口，他微笑着歡迎我而且也像我一樣地張開兩臂在等待我的到來。於是我們

緊抱着了，我們的嘴唇貼在一塊，我們共唱着人生之進行曲，踏上了光明的前程，親愛的，他是誰呵？你想想看。

我的感情和理智是如此衝突得厲害！我簡直沒有一天不在過着矛盾的生活，我想毀滅一方面，不是完全浸在愛的醇酒中，就是純粹過着理智的生活，馬上開始我的工作，像在 P 地時一般每天沒有十分鐘的休息。你也許要批評我這種走極端的思想是不對的。但我何嘗不知道，而且恐怕要比你知道的還多呵。可是我沒有辦法解決目前的問題：明知你離我很遠，而且你是整天忙於工作的。我應該原諒你的苦衷，即使一星期不來也不可怨恨你；理智明明知道，但情感徧不許我饒恕你，牠時時在刺激我，給我深重的苦痛吃，我受不了，我只想狂叫了起來，我只想大哭了起來，我在拍桌，我在頓足，天呵，誰知道我這種期待的苦呢？誰相信我相思之淚在像驟雨般滴下來呢？……

我的房子裏充滿了陽光，充滿了花的香氣與

暖和的風，以及清脆的鳥聲；我的壁上掛着許多美麗的名畫；我的桌上擺着小巧玲瓏的粉紅小盤，盤裏放着一對晶瑩的小白獅子，有終日張開嘴大笑的小玉‘和合’；有小盤內的一對鴛鴦；有小玻璃杯，杯中盛着一個小泥人，盤的左邊有一對擁抱着的小紅孩子(Little Red Boy)右邊有極精巧的白玻璃寶塔，還有兩盆對我微笑發出醉人的香氣的玫瑰花，呵還有……還有堆在我桌上的許多書……但是我對牠們都沒有感情，都引不起我的興趣，在這間小小的房裏一切都完備了，一切應有的享受的都有了，只是缺少一件，呵，這就是比一切，比我的生命還寶貴的愛，偉大的不可思議的愛喲！……

我不能好好地看書，更不能寫我應寫的文章，做我應做的其他工作。我更不想去會其他的朋友，我簡直連窗戶和門都不願打開，“讓我一個人死在這裏吧，等他來抱着我的死屍狂吻，他的淚滴在我的臉上，流到我的胸膛，那時我一定會蘇醒過來，我也會流着淚緊抱着他狂吻！”我想到這兒，真的



爬上床去，我願這樣悄悄地死去，“但還沒有買到安眠藥呢，”我笑了，而且想到他說要我爲他珍重，我的愛是他的所有的時候，我又希望我健康地“生”着。

我想毀滅我的身體，我的眼睛大概因爲看書太多，寫字太多的原故吧，牠像針刺着一般地痛，我不願休息，因爲我知道我的生命很短促，我常說我活不到三十歲，（即使活到那時，也只有七年了！）在這短促的時光中，我要努力做點於社會的勞苦大衆有益的事，我要多留些生的痕跡在人間，我不想做什麼家，親愛的，你更是知道我沒有半點虛榮心，我的寫東西完全爲了興趣而寫，也有時是爲了一種宣傳，和受着經濟壓迫而寫的，但那些自然都不是什麼虛榮。

我又想到要拋棄這支筆了！我不應該關在房子裏寫東西，即使是最短時間的（本來就是最短期間！）生活，我也不願意過。我要跳出房子到大衆擁擠的工廠中去，農村中去！我需要太陽，需要照着

我遍體通紅的太陽的光輝！我不在這狹小的亭子間裏了，我要馬上跑到人羣中去！在那裏我的生活是充實的，我的生命是活躍的，精神是興奮着的。唉！爲什麼我來過這種寂靜清閒富有詩意的生活呢？這是所謂文學家詩人住的地方，我配嗎？我有資格嗎？不！我絕對不配住這樣的地方呵！而且也不應該住這樣的地方呵！

雖然我有病，我的精神太疲倦了，誰也說我不要勞動了，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但是這成什麼話呢？外面在砲火連天，血肉橫飛……還有整天日夜在機輪下被壓得翻不過身來的勞動者，和鄉村裏面的農民，還有……呵，還有無數萬萬的被壓迫民衆都在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鉄蹄下呻吟。我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樣呢？我要反抗，我要奮鬥，呵，我要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爲什麼我不和他們一樣踏上征途，努力前進，促成我們的社會早些實現呢？

親愛的，請你不要難過，當你見到這信時我早已走了！早已走到如火如荼的南國去了！我要使你

驚愕，使你猛然跑到這裡來時不見我了而失掉了知覺；但我不願你悲哀，要知道我並不是不愛你了，更不是另去愛別人！上帝知道，我永遠只愛着你的，這不是唯心話，而是我受的刺激太多，我愛你完全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了解與考慮才表示的，而且你知道我不是普通一般感情流動的女子，我也不會輕易接愛一個人的愛，或者拋棄一個人的愛，我對於鳴始終是愛着的，雖然他和我性情太不相投，而又如此不了解我，給與我的創痛這樣深。但我始終對他無惡意，我想繼續着和他愛下去，即使受盡苦痛，犧牲一生我都願意。但是姐姐說我是癡愚，不應該如此固執，一個愛的時代消逝了，應該新創造一個，不要隨便犧牲了美麗的青春。

是的，就在這時我愛上你了，你是我們三年前的相識，是一個多麼純潔，美麗天真而努力工作的青年！我的心爲你奪去，我的靈魂也隨着你輕微的笑容而離開了我。現在我只是一副軀殼，毫無知覺

的軀殼。唉！我完全像一架機器在這裏擺動着呵。

還我靈魂，

還我的心，

愛的人呵！

快到我溫柔的懷裏來！

我大聲叫喊着，一定的給前樓的人聽到了，不然他們爲什麼在切切私語呢？而且他們在嘻笑了，呵，管他媽的，我有愛的自由，我有說話的自由，我有唱歌的自由，而且我更有一切的自由呵！

又下雨了！我知道你更不會來，下午是你動身去 P 地的時候，你也許很悲哀地在給我寫離別的信，但是何苦呢？我不需要愛，真的前面我說的都是假話，我需要有意義的生活，我需要緊張的工作，我需要太陽，去你的吧，什麼鬼愛！

是的，起初每一個人的脚步聲我都疑你來了，明明是拖鞋聲我也以爲你站在我的門口了，我忙跑去開門但是見到的是後樓的房客去倒水，我又何嘗不知道你不會來呢？但情感偏不聽我的話，偏

讓我吃苦。呵，情感，情感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呵？怪物嗎？還是魔鬼？

床上亂堆着被窩，我不想整理，從七點鐘起我就望你來，誰知現在快到十二點了還是杳然。我想起湧來了。他有次在大雨盆傾時過江來看我，雨打溼了他的全身，他完全像從水裏爬出來的一般。我說：“怎麼辦呢？”

“不要緊！”他微笑着告訴我水是如何漲得高，船被風吹得快要翻了，身上的水都是從波浪裏湧上來的。

“爲什麼你今天來呢？”

“因爲——你……？”

他的兩頰紅了，忙低下頭來，翠移攏火盆給他烤，他堅持着不要。

唉！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我負人太多，我是殘酷的！我是個理智強烈的女子，我有異於常人的熱情，也有異於常人的冷酷，正像靖說的一般。我

要走了！親愛的，當你從P地歸來時已經找不到你的麗了。但是，不要難過。我會常常給你來信的，而且我是你的！我將整個的愛都交給了你！你也說過爲革命而犧牲愛情，是應當的，偉大的！我現在還沒有到完全犧牲愛情的時候，因此你更不要傷心。

別矣！我最愛的美呵！

爲我而珍重身體，

爲革命而努力工作。

我們是天上的安琪兒，

人間的愛侶！

我們的靈魂，融在一塊，

我們的精神永遠相通！

別矣！我最愛的美呵，

壓住我的熱情，

吞下我的眼淚，

我含笑踏上了征途，

光明在前面招手。

微風孱孱地拂着，  
小鳥在枝頭唱歌，  
陰雲已被暴風掃去，  
血紅的太陽將照過人間。

愛的美呵，

我們擁抱，

我們親吻，

我們唱着前進的歌曲，

奔向偉大的前程！

我們叫着奮鬥的口號，

以利刃刺入敵人的胸膛。

愛的美呵，

別矣，再見，

爲我而珍重，

爲革命而努力！

.....

.....

永遠屬於你的麗絲于別離之前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四十分



## 重 上 征 途

劍：

當我從竹那里聽到你要走的消息時，我並不奇怪，我們的命運早已被時代註定了的，自然不能由自己作主，但我絕沒有想到你是走得如此之快而且是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着離開此地的，雖然我們都是他們的死敵，都是他們的魚肉，隨時都可吞食我們，而我究竟是初來的呵，正如你說的不要緊，初犯只消坐幾十天的牢就可出來，其實有什麼

希奇呢？那個爲時代工作的人不坐牢？我現在用整個的理智寫給你這封信，獻給你在狂奔的火車上，在波濤洶湧的海船中，在繁華熱鬧充滿着罪惡，醞釀着火山的上海細細地讀。劍，這不是用情感寫成的信，更不是用淚寫成的信，要知道這些字每一筆都是我的火光，我的熱血，我的希望，我們光明的世界裏的一朵朵燦爛血紅的鮮花。劍，珍重着吧。這紙短短的臨別贈言。

我們見面不過六七次，而每次都是如此匆匆，起初我聽了你的談話，我以爲你是在開倒車，所以我很不高興，及到第二次見面我才知道你說那些話是爲了應付環境，原來你，還是從前的你，還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掙扎，爲新社會努力工作，劍，從這時起我對你有了好感。我覺得你是現代女子中少有的戰士！正如你所說，我們從沒有享受過物質生活的快樂，從沒有得到靈魂的慰安，當有錢的人在歌舞場中，電影戲院，公園裏，番菜館痛飲高歌，……盡情享樂的時候，我們在馬路上奔波，

在貧民窟裏出沒，在狹小的房子裏計劃着我們明天的工作，檢查着已往的過失，我們沒有夢想過物質的享樂，我們只有整個的人類的光明的希望在我們的面前閃灼，在我們的心內燃燒。冬天快到了，我們沒有想到怎樣過牠，因為破舊衣裳我們穿慣了，窮的生活不是初次才來過的。每年的冬天都是這樣挨凍，每一天都是如此的愁着沒有飯吃，但這點也不是我們真正愁的，橫豎我們肚子是和飢餓締結成知己了，兩三天不吃飯是常事，病是不來侵害我們了，也許牠見我們連刀槍都不怕所以不敢來侵犯吧，不錯，我們是勇敢的，我們是不怕一切的！

劍，爲了我們是異於常人的，爲了我們是創造新社會的戰士，是站在時代前面掌管車輪——時代之車——的主人，是有鋼鐵般意志，烈火般熱血的人，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快樂，覺得高興，同時也覺得驕傲！這種驕傲，絕對不是虛榮的所謂以一個革命者自居的驕傲，而

是在有錢人的面前，在他們鄙視我們痛恨我們的眼光裏，我們要向他示威，表示我們的驕傲，告訴他時代快轉過來了，他們的末日將到，世界是屬於我們的了，屬於整個的被他們鄙視，被他們鞭打，被他們怒罵，被他們鎗殺的新人類了！呵，劍，在每次我經過帝國主義者門前時，我的熱血特別沸騰。有一晚安帶我去小劇場看一個革命新劇，爲了記錯了開演時間，於是我們只得沒精打采地回來，經過東京劇場時他告訴我：“這是東京最大的戲院，只有資產階級才有資格進去。”

“但是將來總是我們的！”我微笑着回答他。

“那當然！”他也很興奮地回答我。

我到東京來從沒有去過影戲院，也沒有到過什麼好玩的地方，更沒有吃過一次兩毛以上的飲食。你是更比我可憐，飯是和竹自己做，菜，老是幾片蘿蔔。還記得嗎？劍，那是我第一次在你那里吃東西，你和竹因有事外出了，我等到深夜還不見你回來，肚子餓得不能支持，於是我跑到廚房去看。

天呵，誰知飯是一粒也沒有了，只有幾片冷蘿蔔和幾個豬油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手指代替了筷子不到一分鐘吃個精光，你回來時不是大笑了很久嗎？第二天虧你還說是爲了我才添一個雞蛋湯，蘿蔔還是和昨晚吃的蘿蔔一樣，我深悔不該一個人吃掉了油榨，不然放在蘿蔔裏或者蛋湯裏總比沒有要好吃多了吧！

我天天想買點菜來你那里煮着吃，而天天爲了忙和捨不得幾毛錢沒有實行。印來你處吃飯的那天下午，我是多麼想和她同來呵，因爲我聽說你要她去吃飯，我以爲你一定會做點菜的，誰知她回來我問她吃了什麼時，她告訴我：

“還不是一碟蘿蔔一個雞蛋湯，”唉！劍呵，當時我笑了，你知道我這是苦笑嗎？我以前絕沒有想到你是窮到如此地步，雞蛋只要三仙一個，你爲什麼不能多買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也是和我一樣，於是我從此再不敢做希望去你那里吃飯的夢了！劍呵，你還記得我們去借裙子而被拒絕時的難過

嗎？唉！爲什麼我們到處遇着同樣的窮朋友，我們是應該如此受苦的嗎？錢到誰的寶庫裏去了？

拉雜地說了一大堆，連我也不知上面寫了些什麼，我不敢往後看一下我寫下的筆跡，因爲一看就不能完成這封信了，而且你不能看到一個字，會被我無條件的丟在字紙簍。

沒有什麼可寫了，我們來回憶過去一九二七年夏天的一段生活吧：

“打粉擦胭脂完全是小姐太太們幹的玩意兒，她們不但有閒功夫修飾，有錢買化粧品，而且是專靠這樣的媚態取悅于她的愛人，她是借愛美爲人之天性來專從享打扮，她是不知自己是個人：她無形中將自己做了男人的玩具，真正的美是自然，生得醜的即使塗上一担粉，也是枉然，而且相貌的美醜與人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要認清我們是人，是生在二十世紀時代的人，我們負有創造新社會的使命；我們要雪數千年來女子的奇恥大辱，要謀婦

女解放，要謀全人類的解放！我們的工作是如此緊張，那有功夫去修飾；而且更要認清楚我們是軍人！一個軍人絕對不會打粉擦胭脂畫眉毛的，因為她既拋棄了舒服的文學校生活而來此當兵，穿上了軍衣完全與男子一樣，她那會把自己當做女子呢？同志們，我們的臉都被太陽晒得烏黑了，皮是一塊塊脫下，無論下雨，下雪，刮風的天氣，我們也一樣地操着，你們細嫩的手都被槍弄得粗糙不堪了！是的，你們都完全去掉了女子的一切習性，洗去了女子數千年來在歷史上的污點，女界的光明將由你們而發現，人類的工作，將因了你們參加而很快地完成最後的使命！你們是多麼強壯而勇敢呵！你們才真是值得欽佩的婦女解放的先鋒，時代的先驅，但是，不要驕傲，要時時刻刻記着你沒有得到解放，你們的鎖練並沒有解開，你們還是處在重重被壓迫的地位，你們雖然第一步脫離了封建家庭而走到革命的途上，但正因了你們是人，在做着有意義的人的工作，因此資本主義更比封建社會還加倍

地壓迫你們！他知道你們是封建社會的叛徒，自然也是自己的叛徒，因此他要加緊壓迫你們，摧殘你們，使你們剛上戰場就遇到犧牲。但是不要害怕，我們是有偉大的犧牲精神的，革命兩個字本來就是用血和肉造成的。我們的生命早已獻給了時代，獻給了革命，自然沒有什麼可顧慮的！我們更要牢牢地記着在地獄裏呻吟着的婦女，還不知有多少，整個的世界都只有猙獰的鬼臉和皮包骨的勞動者兩副不同的畫圖。我們不要快樂，以為自己有了槍就可殺人，就可得到解放了，要知道最後的使命沒有完成，十二萬萬五千萬的被壓迫者沒有完全得到解放時我們的責任永遠不能放下，我們永遠得不着自由！我們的工作是整個的，非片段的，是大眾的，非個人的！

“同志們，你們是人了！你們和男人一樣做同樣的工作，享同樣的權利，你們更要鍛練你們的意志，你們的身體，像鋼鐵一般地堅強。你們也用不着太快樂，要知道前後左右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



要沉着地學習革命的戰術，分析社會的狀態，實際地去幹，爲了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要忍受目前一切的痛苦。”

“不要有絲毫女子的弱點表現，要知道你們現在是個人，而且是軍人了！……”

壯烈的，使我們聽了熱血沸騰，感動得落淚的楊連長的訓話，你還記得嗎？劍呵，細細地去咀嚼吧，細細地閉着眼睛去回憶那時的情景吧，撫心問問自己的心吧，是不是繼續着我們那時的精神？是不是時時在爲工作努力？是不是完全去掉了女子兩個字？劍呵，我們是人，我們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努力戰鬥的人呵！……

再看一個女同學和男同學的對話吧。

“你爲什麼走不動了？”男同學問。

“因爲身體不好。”女同學臉紅紅地回答。

“女人真太不行了，走這一點路就不能動了，我們同是人，同是大脚，爲什麼你特別呢？”

“有什麼特別？我們還不是一樣的走，有時反

走在你們的前面，你沒有看到小兵和繼真兩人嗎，每天總在你們的前面。”

“那不過偶然而已，你不是走不動了嗎？”

“因為我有特別原因。”

“什麼特別原因？腳板上碰了一個刺嗎？”

“不！”

“起了泡，脫了皮嗎？我們都是一樣，而且我的已經流了很多血了。

“不！”

“那麼是什麼特別原因呢？”

“你們男人不知道的。”

“哈哈！我知道了，這算得什麼？虧你是個軍人，這樣正大光明的話還不敢說，那有勇氣去革命呢？阿彌陀佛。”

“這不能拿革命來打比！ …”

“爲什麼？試問有什麼關係呢？你根本不應該將自己當做女子，而以男子看待我，假若你在女同學面前你一定很坦白地說了，而在我面前你是害

羞，這種懦弱的女人的羞態只有在太太小姐中間才找得出。有思想的女兵是不應該如此的。不過我現在不同你講這些，我要你振作起來，和我們一同前進！”

“實在走不動了！”

“沒有辦法的，既來當兵了，就要出發打仗，既來到戰線了，連生命都要犧牲，還管什麼小的痛苦呢？”

“我真的走不動了！”

“那的確沒有辦法，只能勉強掙扎着，要知道我們站在這裡不動，敵人會殺掉我們，我們不能有一分鐘的停留，我們打敗了敵人，就可得到安息了！走，望着前面的目標前進，快到目的地了！”

“唉！女子真可憐，我來生再不變女人了！”

“不要埋怨，這一點苦算得什麼？你沒有看見在禮教的鐵牢裏被鎖着的婦女嗎？你沒有看見在機器底下壓着的勞動婦女嗎？她們才真苦呵，像你這樣算得什麼。而且因為女子受的苦比男子要多，

女子的問題比男子要來得複雜，所以你們更要努力革命！你看露西亞的婦女是多麼幸福呵！不但一切和男子平等了，而且她們的待遇比男子還要優待。月經期間及生育前後都可請假休息，工資照付，生下小孩來有托兒所，兒童公育院照管，完全不要自己擔心，而且長大了有書給孩子們讀……”

“不要說了，我一切都知道！”

“那麼努力幹去！趕快使那樣的社會產生！……”

我也不必多引了，橫豎你會回想起一切來的。

的確，婦女是非積極參加革命不可的！要想得到解放，只有趕快完成最後的使命！劍，你是負有使命回去的，（我們無論何時都負着使命在幹的！）希望你堅忍沉着，腳踏實地去努力，不要把自己看做女子，我們是一個獨立的人，勇敢的戰士！我們要朝着光明的道上走，不要回顧，不要留戀什麼女人，要知道到處有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弟兄。我們是不會寂寞的，永遠不會寂寞的！

現在是一九三一年了，但我們更要繼續一九一七年的精神前進，時代是過去了，我們的精神是永遠存在而且意志一天天堅強起來，更努力地往前奔着的。劍，勇敢地去吧，不要留戀什麼，不要顧慮前途，我們是有前途的，我們是不怕環境的惡劣的，到處都是一樣，除了世上唯一的國家，到處都是我們的敵人。但是這算得什麼，我們是在那樣的環境裏尋求我們的快樂和幸福，創造我們偉大的將來，全人類的新世界！

一九三一，十，廿八下午二時四十分

你的朋友冰瑩忙草于東京

## 對面的鄰居

當我正在準備寫這篇對面的鄰居的時候她忽然又站在欄杆上望我了。

她是這樣的一個醜而笨的女人，說出來實在很難找到形容的字句，讓我們靜靜地，閉着眼睛去想像一個肥胖得像圓柱一般走起路來拖也拖不動，笑起來時三顆金牙露出正像母夜叉一般，眼睛像肥豬似地放射出遲滯的死灰的光底女人的模樣，……儘管你想到她是如何地笨，如何地醜，但

絕沒有你見到她時的難過和失望。

呵，她是最令人討厭而最可怕的一個人，幸而在我此生還只碰到這麼一個，上帝，我希望我離開此地後永遠不要見到她，永遠不要遇見她的同類！

（以上是一九三一，十二，廿九日寫）

大約有二十天了，她始終穿着那件淺綠旗袍和深綠上身絨大衣，沒有換，自然也沒有洗。她每天的工作是看報，吃飯，站在涼台上望下面的行人來往，望屋頂上的瓦片，望天空中的流雲，望人家每個窗戶打開處的陳列着的一切。

我真不懂得像她這樣的人，怎麼也會注意看報，也許她在注意美容術這類的新聞吧。不然，她需要看報幹什麼呢？

不但她是如此閒散，偷懶，從不動眼看看書，或做做旁的事，就是住在她房裏的男人也是同樣的不出門，整天在房子裏踱來踱去，在涼台上望下面的過往行人，看瓦片，看白雲。……

她和他們是多麼令人不可思議的人喲！

起初我住在她現在住的房子裏的時候，我僅僅只看見過她一次，當我的視線偶然落在她的身上時，我驚訝了！我不相信世上有像她一樣難看的人；然而她不明明是個人嗎？我忙返回來，心裏想着：“上帝，但願我永遠不再見她！”

大概是冷的原故吧，以後我雖然走去涼台幾次，但真的沒有遇到她了。

\*            \*            \*

我又搬到了舊居的對面亭子間裏，搬來的這天就看見她在涼台上站着看我佈置房子。

“竹，你看吧，那女人真難看，不要說她屁股大如王桶（我鄉的名詞。是一種殺豬用的木盆）全身胖得像羅漢，只要看了她那三顆露出的金牙齒簡直像個母夜叉……”我又這樣像數出她的罪狀似的說着。

“真難看！”竹一面說一面清理書籍。

“怎麼辦呢？我們此後常常會看到她的，因為她在我們的斜對面。”



“那不望她好了。”竹微笑着回答我。

“那辦不到，頂好整天把窗簾遮起來。”

於是我們兩人又笑了一陣，但在這些笑聲裏的確帶有無可如何的成分。

我們搬走以後，對面的房子空了四五天，我正在和竹談到我們走了房東就倒霉的時候，不料那位胖大姐將東西一件件的搬過來了。

“怎麼？她又搬到這邊來了嗎？”我急得跳了起來。上帝，這時候我真願意馬上離開此地，將東西一齊搬走，但是房錢已交，而且一切東西也安置好了，安靜的生活剛開始，又來一次搬家，實在損失太大，丟開旁的一切不說，最重要的是我沒有錢另租房子了！

“她們到聰明，知道將東西從板子上運過來，一點麻煩也沒有。”竹的話和我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因此我更急了！

“竹，怎麼辦呢？她來到我們的對面了！”

“那有什麼辦法，你不能禁止她不住在你的對

面。”

竹的兩眼還是不住地望着她和四個男人，一個小姑娘在忙着搬東西。

小姑娘也像她一樣笨得可憐，但臉部不像她一般難看，大約有十四五歲的樣子，很矮，眼睛也像豬的一樣，每天和大的站在同一的地位上看屋瓦，看行人，看白雲。……

我急得幾乎快出眼淚了，但有什麼效用呢？最後我也知道自己的脾氣太不對，于是因了竹的感動而和緩下來。

“竹，你看那些男子中誰是她的丈夫？”我忽而另換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那個穿長袍的，比較高一點的。”她用手指指給我看。

“不，是那個穿西裝的小矮子吧，我每天早晨都看到他從女人的床上爬起來的。”我同她開始爭論了。

“不！是那個高的，不過矮的人也住在他們那

里，你知道她屋裏不只一個男人嗎？”竹還是堅持原議。

“當然不止一個，恐怕有三四個吧？”

等到我們的話講完，她們的家也搬好了。斜對門的前樓又空着，一大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男人女人都來到我的對面的前樓了。

從此我一天至少能看到她兩次，因為她整天吃了飯不看書，不做事，不出外，除了早晨躺在椅子上像個肥豬似的姿勢翻翻報紙外就是站在涼台上仰觀天宇，俯視行人。有時她一連可以繼續站三四個鐘頭，這更令我對她莫明其妙了。

“她到底是人還是別的什麼？”

無從解釋的疑團，開始在我的腦中產生了。

“他們怎麼這樣閒散，從來沒有看見他們看書或做個半點事的，不知是些什麼東西！”

不但竹常如此說，連城也這樣討厭起來了。

我是不開口了，也不望對面，但是他們的難聽的廣東腔，和那胖人格格的笑聲始終不斷地傳

來我的耳朵裏。

是半月後的某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用日語對竹說了一聲，要她下來開門，不料却驚動了對面的鄰居還有斜對面三樓二樓的男士們都跑了出來看，接着是對面的鄰居當中一位矮小穿浴衣帶綠帽子的男人也用日語說了一聲什麼。但是他的發音是多麼難聽呵！我們都要嘔了！

第二天的早晨，小姑娘——房東的丫頭來掃地，我有意地問她。

“對面住的什麼人？是學生還是做什麼的？怎麼這多人住在一塊？”

“他們都是廣東人，”小姑娘輕輕地說。“大的女人從家裏逃出來的，她現在×上了一個男人，但並不是她的丈夫。”

“呵，原來這樣。”我縐着眉這樣呵了一聲。

“那女人不是個好東西。”

“噲！……”

奇怪，從此我反而不像從前一樣的討厭她了，

我同情她，可憐她，我想她一定受不了封建社會的壓迫才大胆地逃了出來和別人結合，我更佩服她有和一個以上的男人同居的勇氣。但是她也未免太因循了吧，如此懶惰，如此無聊的只知吃飯過日子。

時光真過得快，一月又過去了，我第二次搬家的那天她還是站在涼台上望着，我沒有以前的恨她，我反而注視她很久，因為此後怕很難遇到她了。忽然她走進裏面去了，也不知是什麼原故。

兩星期之後我去找一位朋友，偶然經過舊居，抬頭望望隣居的房子半點聲音也沒有，原來已是人去樓空。

“喂，小姑娘，那三樓的人那里去了？”

無意中遇到小姑娘打開水回來我這樣用手指着一四一號的三樓問她。

“女的被她家裏的人找回去了，男的也跑了。”她帶着譏諷鄙夷的語氣說。

“唉！……”

我低下頭來心裏感到萬分難過，我擔心她的生命，我想到她此生的前途。

快走出里門了，但我仍回頭頻望，我但願能再見到她一面，雖然是如此醜而笨的一個女人。

一九三二，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寫完

## 獻給我夢裏的莉妹

“哥哥，有什麼苦悶，在我的面前發洩吧，”莉妹。

啊，人生大概永遠是悲劇的吧？但願上帝將我變成個泥人，或者木偶，沒有感覺，也沒有悲哀。

我醒來半個多鐘頭了，然而我不敢驚醒她，雖然汗在如雨般流着，但我不願移動一下她緊抱着我的手，我怕驚醒了她，睡得多麼甜美的小寶貝呵！

她的呼吸均勻，她的臉在熹微的晨光中愈顯

得白嫩，美麗，我輕輕地在她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她微微地顫動着，我忙轉過頭來打着假鼾，她也就呼呼地睡着了。

實在忍耐不住了，我爲了剛才的夢所苦，想爬起來寫文章，本來我是輕輕地推開她的手，却不料驚醒了她，天呵，怎麼好呢？她緊緊地抱住我不放，叫我怎樣起來呢？

終於我以去 WC 的要求，爬起來了，但隨即又睡了下去。

仍然睡不着，雨在瀟瀟地下，小鐘在的搭的搭地響，她的睡態更比前美，但我不敢偷吻她，爲的我希望她馬上睡着，我好起來寫文章。

好容易慢慢地移開了她的搭在我胸前的手。

“爲什麼？哥哥！”她的眼睛仍然閉着，說話的聲音異常好聽，然而我沒有辦法只好欺騙她：

“太熱，你讓我舒服一下吧。”

這是我常常請求她的一件事，她也沒一次不答應的。以前是的確爲了熱，而這次，天呵，我實在



是爲了睡不着，想起來寫文章，因此借故擺脫了她的兩手。

大概又經過了半點鐘的時間吧，我想偷偷地開電燈，可是只要我的手稍爲移動一下她就知道，她並不說話，只是用手扯扯被窩，或者頭部稍爲轉動轉動，總之她是在給我一個醒着的暗示。

“莉妹，你允許我吧：……”我帶着懇求的，顫抖的聲調。

“爲什麼？”她微微地睜開眼睛了。

“允許我起去……”

“……”

“你不是在睡時答應我了的嗎？如果我睡不着時，允許我起來寫文章。”說話時，我的兩只眼睛緊緊地望着她，我期望她的答覆，正像一個囚徒等待法官宣布他罪狀一般地迫切。

“真的睡不着嗎？”她現着不相信的樣子。

“自然，是真的睡不着。

“……”她在思索什麼。

“讓我回去吧。”

“等下你還要來睡一下。”

她的害羞的姿態多麼令人心醉呵。上帝，要不是爲了一個夢，要不是爲了我趁着情感來潮時寫點生命史上可留做紀念的文章，我何忍離開她，離開她溫暖的懷中呢？

“好，我一定來睡。”

光是答應還不算，她還要求擁抱了一下再許我起來。

唉！莉呵，你的輕輕的擁抱又不知抱去了我多少勇氣和詩料。

上帝，人生難道終久是悲劇的嗎？

我睡不着，我想起了過去的坎坷，人生的苦痛，我只想一個人自由自在地像只燕子在宇宙翱翔，我不願有絲毫糾葛，連愛人的親吻擁抱我也不願有她。我只想過着完全獨身的生活，快樂和幸福早已被我享過了呵，上帝，我還需要什麼呢？此生還有什麼缺憾呢？我一切都滿足了，真的，一切都

滿足了。

她是這樣美麗，多情，活潑而又勇敢，只要我真的說一句不愛她的話，她決不會來牽着我的衣角哀求的。她也還像我一樣，即使兩人中有誰沒有愛了或者另去愛了別人（當然這只是一個比方而已）決不會跑去自殺的；我們都明了自己責任的重大，我們都是疆場的戰士，在休息時間，我們又是一對愛神。唉！愛神呵，你讓我自由吧，讓我從你的擁抱裏掙扎出來睡到寂寞荒涼的郊外去或者滿擠着勞動者的貧民窟裏去吧。在你的擁抱中我只是享受你給與我的愛，唉！上帝，我怎麼會遇到了她呢？她只是爲我而生的嗎？我們要是沒有了解，沒有相愛到現在還不是和普通人一樣嗎？相見了點點頭，笑一笑，說几句隨便的應酬話，離開了，高興時寫寫信，不高興就拉倒。

呵，那樣的人生多麼簡單而自由呵。然而現在我辦不到了，我的一身都被她的情絲緊緊地縛住了，要想解脫，永遠也不可能，因爲即使你的身體

和她離開，你的心是已經被她抓去了的呵！

上帝，人生難道終久是悲劇的嗎？

她翻了四次身了，我知道她還沒有睡覺，我也偷偷地望了她四次了，在她的心裏也許以為我只顧寫文章吧，其實上帝知道我到此刻還沒有得到解脫呵。

身是離開，然而心永遠和她的結在一塊。

爲了她我幾乎忘記了一切朋友和家裏的人，我常得到許多對我不滿的批評，然而這是她給我的嗎？不！是情感的責任，是自己甘願如此的。這種不滿的批評，或朋友的責備在自己看來是好的，幸福的，而且驕傲的。

上帝，人生難道終久是矛盾的嗎？沒有愛人時醒來感到淒涼，空虛和寂寞，有了愛人時又覺得太熱，不自由，做不出事來：唉！到底怎麼好呢？

一九三一，三。

